

中国古代侠义小说选

沈小霞相会出师表

闲坐书斋阅古今，偶逢奇事感人心。忠臣反受奸臣制，肮脏英雄泪满襟。休解绶，慢投簪，从来日月岂常阴？到头祸福终须应，天道还分贞与淫。

话说国朝嘉靖年间，圣人在位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只为用错了一个奸臣，浊乱了朝政，险些不得太平。那奸臣是谁？姓严，名嵩，号介溪，江西分宜人氏。以柔媚得幸，交通宦官，先意迎合，精勤斋醮，供奉青词，缘此骤致贵显。为人外装曲谨，内实猜刻，谗害了大学士夏言，自己代为首相，权尊势重，朝野侧目。儿子严世蕃系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；他为人更狠，因有些小人之才，博闻强记，能思善算，介溪公最听他的说话，凡疑难大事，必须与他商量。朝中有“大丞相”“小丞相”之称。

他父子济恶，招权纳贿，卖官鬻爵。官员求富贵者，以重赂献之，拜他门下，做干儿子，即得升迁显位，由是，不肖之人，奔走如市，科道衙门，皆其心腹爪牙，但有与他作对的，立见奇祸，轻则杖谪，重则杀戮，好不利害！除非不要性命的，才敢开口，说他句言话儿。若不是真正关龙逢比干十二分忠君爱国的，宁可误了朝廷，岂敢得罪宰相！其时有无名子感慨时事，将“神童诗”改成四句云：

少小休勤学， 钱财可立身。
君看严宰相， 必用有钱人。

又改四句道是：

天子重权豪， 开言惹祸苗。
万般皆下品， 只有奉承高。

只为严嵩父子恃宠贪虐，罪恶如山，引出一个忠臣来，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迹，留下一段轰轰烈烈的话柄，一时身死，万古名扬。正是：

家多孝子亲安乐， 国有忠臣世太平。

那人姓沈，名炼，别号青霞，浙江绍兴人氏。其人有文经武纬之才，济世安民之志，从幼慕诸葛孔明之为人。孔明文集上有《前出师表》《后出师表》。沈炼平日爱诵之，手自抄录数百篇，室中到处粘壁，每逢酒后，便高声背诵；念到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”往往长叹数声，大哭而罢，以此为常。人都叫他狂生。嘉靖戊戌年中了进士，除授知县之职。他共做了三处知县。那三处？溧阳，荏平，清丰。这三任官做得好。真个是：

吏肃惟遵法， 官清不受钱。
豪强皆敛手， 百姓尽安眠。

因他生性抗直，不肯阿奉上官，左迁锦衣卫经历。一到京师，看见严家脏秽狼藉，心中甚怒。忽一日值公宴，见严世蕃倨傲之状，已是九分不乐。饮至中间，只见严世蕃狂呼乱叫，旁若无人，索巨觥飞酒，饮不尽者罚之。这巨觥约容酒十余盅，坐客惧世蕃威势，无人敢不吃。只有一个马给事，天性绝饮，世蕃故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。马给事再三告免，世蕃不许。马给事略沾唇，面便发赤，眉头打结，愁苦不胜。世蕃自走下席，亲手揪了他的耳朵，将巨觥灌之。那给事出于无奈，闷着气，一连几口吃尽；不吃也罢，才吃下时，觉得天在下，地在上，墙壁都团团转动，头重脚轻，站立不住。世蕃拍手呵呵大笑。

沈炼一肚子不平之气，忽然揎袖而起，抡起那只巨觥在手，斟得满满的，走到世蕃面前，说道：“马司谏承老先生赐酒，已沾醉不能为礼，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。”世蕃愕然。方欲举手推辞，只见沈炼声色俱厉道：“此杯别人吃得，你也吃得！别人怕着你，我沈炼不怕你！”也揪了世蕃的耳朵灌去。世蕃一饮而尽。沈炼掷杯于案，一般拍手呵呵大笑。唬得众官员面如土色，一个个低着头不敢则声。世蕃假醉，先辞去了。沈炼也不送，坐在椅上叹道：“咳！‘汉贼不两立！’‘汉贼不两立！’”一连念了七八句。这句书也是“出师表”上的说话，他把严家比着曹操父子。众人只怕世蕃听见，倒替他捏两把汗。

沈炼全不为意，又取酒连饮几杯，尽醉方散；睡到五更醒来，想道：“严世蕃这厮，被我使气逼他饮酒，他必然记恨来暗算我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有心只是一怪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我想严嵩父子之恶，神人怨怒，只因朝廷宠信甚固，我官卑职小，言而无益。欲待觑个机会，方才下手，如今等不及了，只当做张子房在博浪沙中椎击秦始皇，虽然击他不中，也好与众人做个榜样。”就枕上思想疏稿，想到天明已就，起身焚香盥手，写起奏疏。疏中备说严嵩父子招权纳贿，穷凶极恶，欺君误国十大罪，乞诛之，以谢天下。圣旨下道：“沈炼谤讪大臣，沽名钓誉，着锦衣卫重打一百，发去口外为民。”

严世蕃差人分付锦衣卫官校，定要将沈炼打死。亏得堂上官是个有主意的人。那人姓陆，名柄，平时极敬重沈公气节；况且又是属官，相处得合，因此反加周全，好生打个出头棍儿，不甚利害。房部注籍保安州为民。

沈炼带着棍疮，即日收拾行李，带领妻子，雇着一乘车儿，出了国门，望保安进发。原来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个儿子：长子沈襄，本府廩膳秀才，一向留家；次子沈袞、沈褰，随任读书；幼子沈裘，年方周岁。嫡亲五口儿上路。满朝文武，惧怕严家，没一个敢来送行，有诗为证：

一纸封章忤庙廊，萧然行李入遐荒。

但知不敢攀鞍送，恐触权奸惹祸殃。

一路上辛苦，自不必说。且喜到了保安地方。那保安州属宣府，是个边远地方，不比内地繁华，异乡风景，举目凄凉；况兼连日阴雨，天昏地黑，倍加惨戚。欲赁间民房居住，又无相识指引，不知何处安身是好。

正在徬徨之际，只见一人，打着小伞前来，看见路旁行李，又见沈炼一表非俗，立住了脚，相了一回，问道：“官人尊姓？何处来的？”沈炼道：“姓沈，从京师来。”那人道：“小人闻得京中有个沈经历上本，要杀严嵩父子，莫非官人就是他么？”沈炼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仰慕多时，幸得相会。此非说话之处。寒家离此不远，便请携宝眷同行，到寒家权下，再作区处。”

沈炼见他十分殷勤，只得从命；行不多路，便到了；看那人家，虽不是个大大宅院，却也精雅。那人揖沈炼至于中堂，纳头便拜。沈炼慌忙答礼，问道：“足下是谁？何故如此相爱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贾名石，是宣府卫一个舍人。哥哥是本卫千户，先年身故无子，小人应袭。为严贼当权，袭职者都要重赂，小人不愿为官，托赖祖荫，有数亩薄田，务农度日。数日前闻阁下弹劾严氏，此乃天下忠臣义士也。又闻编管在此，小人渴欲一见，不意天遣相遇，三生有幸。”说罢，又拜下去。

沈公再三扶起，便教沈袞、沈褰与贾石相见。贾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内宅安置，交卸了行李，打发车夫等去了，分付庄客宰猪整酒，款待沈公一

家。

贾石道：“这等雨天，料阁下也无处去，只好在寒家安歇了。请安心多饮几杯，以宽劳顿。”沈炼谢道：“萍水相逢，便成厚款，何以当此？”贾石道：“农庄粗粝，休嫌简慢。”当日宾主酬酢，无非说些感慨时事的说话。两边说得情投意合，只恨相见之晚。

过了一宿，次早，沈炼起身，向贾石说道：“我要寻所房子，安顿老小，有烦舍人指引。”贾石道：“要什么样的房子？”沈炼道：“只像宅上这一所，十分足意了。租价但凭尊教。”贾石道：“不妨事。”出去趲了一回，转来道：“凭房尽多，只是龌龊低洼，急切难得中意。阁下不若就在草舍权住几时。小人领着家小，自到外家去住。等阁下还朝，小人回来。可不稳便？”沈炼道：“虽承厚爱，岂敢占舍人之宅？此事决不可。”贾石道：“小人虽是村农，颇识好歹。慕阁下忠义之士，想要执鞭随镫，尚且不能，今日天幸降临，权让这几间草房与阁下作寓，也表我小人一点敬贤之心，不须推逊。”话毕，即忙分付庄客，推个车儿，牵个马儿，带个驴儿，一伙子将细软家私搬去，其余家常动使家火都留与沈公日用。

沈炼见他慨爽，甚不过意，愿与他结义为兄弟。贾石道：“小人一介村农，怎敢僭扳贵宦。”沈炼道：“大丈夫意气相投，那有贵贱？”贾石小沈炼五岁，就拜沈炼为兄。沈炼教两个儿子拜贾石为义叔。贾石也唤妻子出来，都相见了，做了一家亲戚。贾石陪过沈炼吃饭已毕，便引着妻子到外舅李家去讷。自此沈炼只在贾石宅子内居住。时人有诗叹贾舍人借宅之事。诗曰：

倾盖相逢意气真，移家借宅表情亲。

世间多少亲和友，竞产争财愧死人！

却说保安州父老闻知沈经历为上本参严阁老，贬斥到此，人人敬仰，都来拜望，争识其面，也有运柴运米相助的，也有携酒肴来请沈公吃的，又有遣子弟拜于门下求教的。沈炼每日间与地方人等讲论忠孝大节，及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；说到伤心处，有时毛发倒竖，拍案大叫，有时悲歌长叹，涕泪交流。地方若老若少，无不耸听欢喜。或时唾骂严贼，地方人等齐声附和。其中若有不开口的，众人就骂他是不仁不义。一时高兴，以后率以为常。又闻得沈经历文武全才，都来合他去射箭。

沈炼教把稻草扎成三个偶人，用布包裹，一写“唐奸相李林甫”，一写“宋奸相秦桧”，一为“明奸相严嵩”。把那三个偶人，做个射鹄。假如要射李林甫的，便高声骂道：“李贼看箭！”秦贼、严贼都是如此。北方人性直，被沈经历聒得热闹了，全不虑及严家知道。

自古道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世间只有权势之家，报新闻的极多。早有人将此事报知严嵩父子。严嵩父子深以为恨，商议要寻个事头，杀却沈炼，方免其患。

适值宣大总督员缺，严阁老分付吏部，教把这缺与他门人干儿子杨顺做去。吏部依言，就把那侍郎杨顺差往宣大总督。杨顺往严府拜辞，严世蕃置酒送行，席间屏人而语，托他要查沈炼过失。杨顺领命，唯唯而去。正是：

合成毒药惟需酒，铸就钢刀待举手。

可怜忠义沈经历，还向偶人夸大口！

却说杨顺到任不多时，适遇大同鞑虏俺答引众人寇应州地方，连破了四十余堡，掳去男妇无算。杨顺不敢出名救援，直待鞑虏去后，方才遣兵调将，为追袭之计，一般击锣击鼓，扬旗放炮，鬼混一场，那曾看见半个鞑子的影

儿！杨顺情知时机惧罪，密谕将士，拿获避兵的平民，将他剃头斩首，充做鞑虏首级，解往兵部报功。那一时，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。

沈炼闻知其事，心中大怒，写书一封，教中军官送与杨顺。中军官晓得沈炼是个惹祸的太岁，书中不知写甚么说话，那里肯与他送进。沈炼就穿了青衣小帽，在军门伺候杨顺出来，亲自投递。杨顺接来看时，书中大略说道：“一人功名事极小，百姓性命事极大。杀平民以冒功，于心何忍？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，遇我兵反加杀戮，是将帅之恶，更甚于鞑虏矣！”书后又附诗一首。诗云：

杀生报主意何如？解道功成万骨枯！

试听沙场风雨夜，冤魂相唤觅头卢。杨顺见书大怒，扯得粉碎。

却说沈炼又做了一篇祭文，率领门下子弟，备了祭礼，望空祭奠那冤死之鬼；又作《塞下吟》云：

云中一片虏烽高，出塞将军已著劳。
不斩单于诛百姓，可怜冤血染霜刀！

又诗云：

本为求生来避虏，谁知避虏反戕生！
早知虏首将民假，悔不当时随虏行！

杨都督标下有个心腹指挥，姓罗，名镗，抄得此诗并祭文，密献于杨顺。杨顺看了，愈加怨恨，遂将第一首诗改窜数字。诗曰：

云中一片虏烽高，出塞将军枉著劳。
何似借他除佞贼？不须奏请上方刀。

写就密书，连改诗封固，就差罗镗送与严世蕃。书中说沈炼恨着相国父子，阴结死士剑客，要乘机报仇。前番鞑虏入寇，他吟诗四句，诗中有借虏除之语，意在不轨。

世蕃见书大惊，即请心腹御史路楷商议。路楷曰：“不才若往按彼处，当为相国了当这件大事。”世蕃大喜，即分付都察院，便差路楷巡按宣大。临行，世蕃治酒款别，说道：“烦寄语杨公，同心协力；若能除却这心腹之患，当以侯伯世爵相酬，决不失信于二公也。”

路楷应诺；不一日，奉了钦差敕命，来到宣府到任，与杨总督相见了。路楷遂将世蕃所托之语，一一对杨顺说知。杨顺道：“学生为此事朝思暮想，废寝忘餐，恨无良策，以置此人于死地。”路楷道：“彼此留心，一来休负了严公父子的付托，二来自家富贵的机会，不可错过。”杨顺道：“说得是。倘有可下手处，彼此相报。”当日相别去了。

杨顺思想路楷之言，一夜不睡；次早坐堂，只见中军官报道：“今有蔚州卫拿获妖贼二名，解到辕门外，伏听钧旨。”杨顺道：“唤进来。”解官磕了头，递上文书。杨顺拆开看了，呵呵大笑。这二名妖贼，叫做阎浩、杨胤夔，系妖人萧芹之党。

原来萧芹是白莲教的头儿，向来出入虏地，惯以焚香惑众，哄骗虏酋俺答，说自家有奇术，能骂人使人立死，喝城使城立颓。虏酋愚甚，被他哄信，尊为国师。其党数百人，自为一营。俺答几次入寇，都是萧芹等为之向道。中国屡受其害。

先有史侍郎做总督时，遣通事重赂虏中头目脱脱，对他说道：“天朝情愿与你通好，将俺家布粟，换你家马，名主‘马市’，两下息兵罢战，各享安乐，此是美事；只怕萧芹等在内作梗，和好不终。那萧芹原是中国一个无

赖小人，全无术法，只是狡伪，哄诱你家抢掠地方，他于中取事。郎主若不信，可叫萧芹试其术法。委的喝得城颓，咒得人死，那时合当重用；若骂人人不死，喝城城不颓，显是欺诳，何不缚送天朝？天朝感郎主之德，必有重赏。马市一成，岁岁享无穷之利，却强如抢掠的勾当。”

脱脱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对郎主俺答说了。俺答大喜，约会萧芹，要将千骑随之，从其术而入，试其喝城之技。萧芹自知必败，改换服色，连夜脱身逃走，被居庸关守将盘诘，并其党乔源、张攀隆等拿住，解到史侍郎处。招称妖党甚众，山西畿南，处处俱有。一向分头缉捕。

今日阎浩、杨胤夔亦是数内有名妖犯。杨总督看见获解到来，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，二者要借这个题目陷害沈炼，如何不喜；当晚就请路御史来后堂商议道：“别个题目摆布沈炼不了，只有白莲教通虏一事，圣上所最怒。如今将妖贼阎浩、杨胤夔招中，窜入沈炼名字，只说浩等平日师事沈炼，沈炼因失职怨望，教浩等煽妖作幻，勾虏谋逆，天幸今日被擒，乞赐天诛，以绝后患。先用密禀，禀知严家，教他叮嘱刑部，作速复本。料这番沈炼之命，必无逃矣。”路楷拍手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

两个当时就商量了本稿约齐同时发本。严嵩先见了本稿及禀帖，便教严世蕃传话刑部。那刑部尚书许论，是个罢软没用的老儿，听见严府分付，不敢怠慢，连心复本，一依杨路二人之议。圣旨倒下，妖犯着本处巡按御史即时斩决，杨顺荫一子锦衣卫千户，路楷记功升迁三级，俟京堂缺推用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杨顺自发本之后，便差人密地里拿沈炼下于狱中，慌得徐夫人和沈袞、沈褰没做理会，急寻义叔贾石商议。贾石道：“此必杨路二贼为严家报仇之意。既然下狱，必然诬陷以重罪。两位公子及今逃窜远方，待等严家势败，方可出头。若住在此处，杨路二贼决不干休。”沈袞道：“未曾看得父亲下落，如何好去？”贾石道：“尊大人犯了对头，决无保全之理。公子以宗祀为重，岂可拘于小孝，自取灭绝之祸？可劝令堂老夫人，早为远害全身之计。尊大人处，贾某自当央人看觑，不烦悬念。”

二沈便将贾石之言对徐夫人说知。徐夫人道：“你父亲无罪陷狱，何忍弃之而去？贾叔叔虽然相厚，终是个外人。我料杨路二贼，奉承严氏，不过与你爹爹作对，终不然累及妻子？你若畏罪而逃，父亲倘然身死，骸骨无收，万世骂你做不孝之子，何颜在世为人乎！”说罢，大哭不止。沈袞、沈褰齐声恸哭。贾石闻知徐夫人不允，叹息而去。

过了数日，贾石打听的实，果然陷入白莲教之党，问成死罪。沈炼在狱中大骂不止。杨顺自知理亏，只恐临时处决，怕他在众人面前毒骂不好看相，预先问狱官责取病状，将沈炼结果了性命。贾石将此话报与徐夫人知道。母子痛哭，自不必说。又亏贾石多有识熟人情，买出尸首，嘱咐狱卒：“若官府要梟示时，把个假的答应。”却瞒着沈袞兄弟，私下备棺盛殓，埋于隙地。事毕，方才向沈袞说道：“尊大人遗体已得保全，直待事平之后，方好指点与你知道，今犹未可泄漏。”

沈袞兄弟感谢不已。贾石又苦口劝他兄弟二人逃走。沈袞道：“极知久占叔叔高居，心上不安；奈家母之意，欲待是非稍定，搬回灵柩，以此迟延不决。”贾石怒道：“我贾某生平，为人谋而尽忠，今日之言，全是为你家门户，岂因久占住房，说发你们起身之理？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，我亦不敢相强。但我有一小事，即欲远出，有一年半载不回。你母子自小心安住便了。”觑着壁上贴得有前后“出师表”各一张，乃是沈炼亲笔楷书，贾石道：

“这两幅字可揭来送我，一路上做个纪念。他日相逢，以此为信。”沈袞就揭下两纸，双手折叠，递与贾石。贾石藏于袖中，流泪而别。

原来贾石算定杨路二贼设心不善，虽然杀了沈炼，未肯干休。自己与沈炼相厚，必然累及，所以预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权时居住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路楷见刑部复本，有了圣旨，便于狱中取出阎浩、杨胤夔斩讫，并要割沈炼之首，一同梟示。谁知沈炼真尸已被贾石买去了，官府也那里辨验得出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杨顺看见止于荫子，心中不满，便向路楷道：“当初严东楼许我事成之日，以侯伯爵相酬，今日失信，不知何故？”路楷沉思半晌，答道：“沈炼是严家紧对头，今止诛其身，不曾波及其子，斩草不除根，萌芽复发，相国不足我们之意，想在于此。”杨顺道：“若如此，何难之有？如今再上个本，说沈炼虽诛，其子亦宜知情，还该坐罪，抄没家私，庶国法可伸，人心知惧。再访他同时射箭的几个狂徒，并借屋与他住的，一齐拿来治罪，出了严家父子之气。那时却将前言取偿，看他有何推托。”路楷道：“此计大妙。事不宜迟。乘他家属在此，一网打尽，岂不快哉！一只怕他儿子知风逃避，却又费力。”杨顺道：“高见甚明。”一面写表申奏朝廷，再写禀贴到严府知会，自述孝顺之意；一面预先行牌保安州知州，着用心看守犯属，勿容逃逸，只候旨意批下，便去行事。诗曰：

破巢完卵从来少，削草除根势或然。

可惜忠良遭屈死，又将家属媚当权。

再过数日，圣旨下来。州官奉着宪牌，差人来拿沈炼家属，并查平素往来诸人姓名，一一挨拿。只有贾石名字先经出外，只得将在逃开报。此见贾石见机之明也。时人有诗赞云：

义气能如贾石稀，全身远避更知几。

任他罗网空中布，争奈仙禽天外飞。

却说杨顺见拿到沈袞、沈褒，亲自鞫问，要他招承通虏实迹。二沈高声叫屈，那里肯招；被杨总督严刑拷打，打得体无完肤，沈袞、沈褒熬炼不过，双双死于杖下。可怜少年公子，都入枉死城中！其同时拿到犯人，都坐个同谋之罪，累死者何止数十人。幼子沈裘，尚在襁褓免罪，随着母徐氏，另徙在云州极边，不许在保安居住。

路楷又与杨顺商议道：“沈炼长子沈襄，是绍兴有名秀才。他时得第，必然衔恨于我辈。不若一并除之，永绝后患。亦要相国知我用心。”

杨顺依言，便行文书到浙江，把做钦犯，严提沈襄来问罪；又分付心腹经历金绍，择取有才干的差人，赍文前去，嘱他中途伺便，便行谋害，就所在地方讨个病状回缴，事成之日，差人重赏，金绍许他荐本超迁。

金绍领了台旨，急急回衙，着意的选两名积年干事的公差，无过是张千、李万。金绍唤他到私衙，赏了他酒饭，取出私财二十两相赠。张千、李万道：“小人安敢无功受赐？”金绍道：“这银两不是我送你的，是总督杨爷赏你的，叫你齐文到绍兴去拿沈襄，一路不要放松他，须要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回来还有重赏；若是怠慢，总督老爷衙门不是取笑的。你两个自去回话。”张千、李万道：“莫说总督老爷钧旨，就是老爷分付，小人怎敢有违！”收了银子，谢了金经历，在本府领下公文，疾忙上路，往南进发。

却说沈襄号小霞，是绍兴府学廩膳秀才。他在家久闻得父亲以言事获罪，发去口外为民，甚是挂怀，欲亲到保安州一看，因家中无人主管，行止两难。

忽一日，本府差人到来，不由分说，将沈襄锁缚解到府堂。知府教把文书与沈襄看了备细，就将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，嘱他一路小心。

沈襄此时方知父亲及二弟俱已死于非命，母亲又远徙极边，放声大哭；哭出府门，只见一家老小都在那里，搅做一团的啼哭。原来文书上有奉旨抄没的话，本府已差县尉封锁了家私，一家人口尽皆逐出。

沈小霞听说，真是苦上加苦，哭得咽喉无气。霎时间，亲戚都来与小霞话别；明知此去多凶少吉，少不得说几句劝解的言语。小霞的丈人孟春元，取出一包银子，送与二人公差，求他路上看顾女婿。公差嫌少不受。孟氏娘子又沃上金钗一对，方才收了。

沈小霞带着哭，分付孟氏道：“我此去死多生少，你休为我忧念，只当我已死一般，在爷娘家过活。你是书礼之家，谅无再醮之事，我也放心得下。”指着小妻闻淑女说道：“只这女子年纪幼小，又无处着落，合该叫他改嫁。奈我三十无子，他却有两个半月的身孕，他日倘生得一男，也不绝了沈氏香烟。娘子，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，一发带他到丈人家去住几时，等待十月满足，生下或男或女，那时凭你发遣他去便了。”

话声未绝，只见闻氏淑女哭道：“官人说那里话！你去数千里之外，没个亲人朝夕看觑，怎生放下？大娘自到孟家去，奴家情愿蓬首垢面，一路伏侍官人前行。一来官人免致寂寞，二来也替大娘分得些忧念。”沈小霞道：“得个亲人做伴，我非不欲；但此去多分不幸，累你同死他乡何益？”闻氏道：“老爷在朝为官，官人一向在家，谁人不知！便诬陷老爷有些不是的勾当，家乡隔绝，岂是同谋？妾帮着官人到官申辨，决然罪不至死。就使官人下狱，还留贱妾在外，尚好照管。”

孟氏也放丈夫不下，听得闻氏说得有理，极力撺掇丈夫带淑女同去。沈小霞平日素爱淑女有才智；又见孟氏苦劝，只得依允。当晚众人齐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。次早，张千、李万催促上路。闻氏换了一身布衣，将青布裹头，别了孟氏，背着行李，跟着沈小霞便走。那时分别之苦，自不必说。

一路行来，闻氏与沈小霞寸步不离，茶汤饭食都亲自搬取。张千、李万初时还好言好语，过了扬子江到徐州起旱，料得家乡已远，就做出嘴脸来，呼么喝六，渐渐难为他夫妻两个来了。闻氏看在眼里，私对丈夫说道：“看那两个差人，不怀好意。奴家女流之辈，不识路径，若前途有荒僻旷野所在，须是用心提防。”

沈小霞虽然点头，心中还只是半疑半信。又行了几日，看见两个差人不住的交头接耳，私下商量说话；又见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，其白如霜，忽然心动害怕起来，对闻氏说道：“你说这差人其心不善，我也觉得有七八分了。明日是济宁府界上，过了府去，便是太行山梁山泊一路荒野，都是响马，出入之所，倘到彼处他们行凶起来，你也救不得我，我也救不得你，如何是好？”闻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官人有何脱身之计，请自方便。留奴家在此，不怕那两个差人生吞了我。”沈小霞道：“济宁府东门内有个冯主事，丁忧在家。此人最有侠气，是我父亲极相厚的同年，我明日去投奔他，他必然相纳。只怕你妇人家没志量打发这两个差人，累你受苦，于心何安？你若有力量支持他，我去也放胆。不然，与你同生同死，也是天命当然，死而无怨。”闻氏道：“官人有路尽走，奴家自会摆布，不劳挂念。”

这里夫妻暗地商量。那张千、李万辛苦了一日，吃了一肚酒，鼾鼾的熟睡，全然不觉。次日早起上路，沈小霞问张千道：“前去济宁还有多少路？”

张千道：“只四十里，半日就到了。”沈小霞道：“济宁东门内冯主事是我年伯，他先前在京师时，借过我父亲二百两银子，有文契在此。他管过北新关，正有银子在家。我若去取讨前欠，他见我是落难之人，必然慨付。取得这项银两，一路上盘缠也得宽裕，免致吃苦。”张千意思，有些作难。李万随口应承了，向张千耳边说道：“我看这沈公子是忠厚之人，况爱妾行李都在此处，料无他故。放他去走一遭，取得银两，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，有何不可？”张千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到饭店安歇行李，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，你紧跟着同去，万无一失。”

话休絮烦。看看已牌时分，早到济宁城外，拣个洁净店儿，安放了行李。沈小霞便道：“那一位同我到东门走一遭？转来吃饭未迟。”李万道：“我同你去。或者他家留酒饭也不见得。”闻氏故意对丈夫道：“常言道：‘人面逐高低，世情看冷暖。’冯主事虽然欠下老爷银两，见老爷死了，你又在难中，谁肯唾手交还？枉自讨个厌贱。不如吃了饭赶路为上。”沈小霞道：“这里进城到东门不多路，好歹去走一遭，不折了什么便宜。”

李万贪了这二百两银子，一力撺掇该去。沈小霞分付闻氏道：“耐心坐坐。若转得快时，便是没想头了。他若好意留款，必然有些赍发。明日雇个轿儿抬你去。这几日在牲口上坐着，看你好生不惯。”闻氏觑个空向丈夫丢个眼色，又道：“官人早回，休教奴久待则个。”李万笑道：“去多少时，有许多说话，好不老气！”

闻氏见丈夫去了，故意招李万转来嘱咐道：“若冯家留饭，坐得久时，千万劳你催促一声。”李万答应道：“不消分付。”比及李万下阶时，沈小霞已走去一段路了。李万托着大意，又且济宁是他惯走的熟路，东门冯主事家，他也认得，全不疑惑；走了几步，又里急起来，觑个毛坑上，自在方便了，慢慢的望东门而去。

却说沈小霞回头看时，已不见了李万，做一口气急急的跑到冯主事家。也是小霞合当有救：正值冯主事独自在厅。两人京中旧时熟识，此时相见，吃了一惊。沈襄也不作揖，扯冯主事衣袂道：“借一步说话。”

冯主事已会意了，便引到书房里面。沈小霞放声大哭。冯主事道：“年侄有话快说，休得悲伤，误其大事。”沈小霞哭诉道：“父亲被严贼诬陷，已不必说了。两个舍弟随任的，都被杨顺、路楷杀害，只有小侄在家，又行文本府提去问罪，一家宗祀，眼见灭绝！又两个差人心怀不善，只怕他受了杨路二贱之嘱，到前边太行、梁山等处暗算了性命，寻思一计脱身，来投老年伯。老年伯若有计相庇，我亡父在天之灵必然感激！若老年伯不能遮护，小侄便此触阶而死。死在老年伯面前，强似死于奸贼之手！”冯主事道：“贤侄不妨。我家卧室之后，有一层复壁，尺可藏身，他人搜检不到之处。今送你在内权住数日。我自有道理。”沈襄拜谢道：“老年伯便是重生父母！”

冯主事亲执沈襄之手，引入卧房之后，揭开地板一块，有个地道，从此而下，约走五六十步，便有光亮，有小小廊屋三间，四面皆楼墙图裹，果是人迹不到之处。每日茶饭，都是冯主事亲自送入。他家法极严，谁人敢泄漏半个字！正是：

深山堪隐豹，密柳可藏鸦。

不须愁汉吏，自有鲁朱家。

且说这一日李万上了毛坑，望东门冯家而来，到于门首，问老门公道：“你老爷在家么？”老门公道：“在家里。”又问道：“有个穿白的官人来

见你老爷，可曾相会？”老门公道：“正在书房里留饭哩。”李万听说，一发放心；看看等到未牌，果然厅上走一个穿白的官人出来。李万急走上前看时，不是沈襄。那官人径自出门去了。

李万等得不耐烦，肚里又饥，不免问老门公道：“你说老爷留饭的官人，如何只管坐了去，不见出来？”老门公道：“方才出去的不是？”李万道：“老爷书房中还有客没有？”老门公道：“这倒不知。”李万道：“方才那穿白的是甚人？”老门公道：“是老爷的小舅，常常来的。”李万道：“老爷如今在那里？”老门公道：“老爷每常饭后，定要睡一觉；此时正好睡哩。”

李万听得话不投机，心下早有三分慌了，便道：“不瞒大伯说，在下是宣大总督老爷差来的。今有绍兴沈公子，名唤沈襄，号沈小霞，系钦提人犯，小人提押到于贵府。他说与你老爷有同年叔侄之谊，要来拜望，在下同他到宅，他进去了。在下等候多时，不见出来。想必还在书房中。大伯，你还不知道。烦你去催促一声，教他快快出来，要赶路哩。”老门公故意道：“你说的是甚么说话？我一些不懂。”李万耐了气，又细细的说了一遍。老门公当面的一啐，骂道：“见鬼！何尝有什么沈公子到来！老爷在丧中，一概不接外客。这门上是我的干系，出入都是我通禀。你却说这等鬼话！你莫非是白日撞，强装什么公差名色，掏摸东西的！快快请退，休缠你爷的帐！”

李万听说，愈加着急，便发作起来道：“这沈襄是朝廷要紧的人犯，不是当耍的。请你老爷出来，我自有话说！”老门公道：“老爷正瞌睡，没甚事，谁敢去禀！你这獠子好不达时务！”说罢，洋洋的自去了。李万道：“这个门上老儿好不知事！央他传一句话，甚作难。想沈襄定然在内。我奉军门钧贴，不是私事，便闯进去，怕怎的！”

李万一时粗莽，直撞入厅来，将照壁拍了一拍，大叫道：“沈公子，好走动了。”不见答应。一连叫唤了数声，只见里头走出一个年少的家童，出来问道：“管门的在那里？放谁在厅上喧嚷？”

李万正要叫住他说话，那家童在照壁后张了张儿，向西边走去了。李万道：“莫非书房在那西边？我且自去看看，怕怎的！”从厅后转西走去。原来是一带长廊。李万看见无人，只顾望前而行。只见屋宇深邃，门户错杂，颇有妇人走动。李万不敢纵步，依旧退回厅上，听得外面乱嚷。

李万到门首看时，却是张千来寻李万不见，正和门公在那里斗口。张千一见了李万，不由分说，便怒道：“好伙计，只贪图酒食，不干正事！已牌时分进城，如今申牌将尽，还在此闲荡，不催趲犯人出城去，待怎么？”李万道：“呸！那有什么酒食，连人也不见个影儿！”张千道：“是你同他进城的。”李万道：“我只登了个东，被蛮子上前了几步，跟他不上，一直赶到这里，门上说有个穿白的官人，在书房中留饭，我说定是他了，等到如今。不见出来，门上人又不肯通报，清水也讨不得一杯吃。老哥，烦你在此等候，等我到下处医了肚皮再来。”张千道：“有你这样不干事的人！是甚么样犯人，却放他独自行走！就是书房中，少不得也随他进去。如今知他在里头不在里头，还亏你放慢钱儿讲话！这是你的干系，不关我事！”说罢，便走。

李万赶上扯住道：“人是在里头，料没处去。大家在此帮说句话儿，催他出来，也是个道理。你是吃饱的人，如何去得这等要紧？”张千道：“他的小老婆在下处，方才虽然嘱咐店主人看守，只是放心不下。这是沈襄穿鼻的索儿，有他在，不怕沈襄不来。”李万道：“老哥说得是。”

当下张千先去了。李万忍着肚饥，守到晚，并无消息。看看日没黄昏，李万腹中饿极了。看见间壁有个点心店儿，不免脱下衣衫，抵当几文钱的火烧来吃。去不多时，只听得打门声响；急跑来看，冯家大门已闭上了。李万道：“我做了一世公人，不曾受这般呕气，主事是多大的官儿，门上直恁作威作势！也有那沈公子好笑：老婆行李都在下处，既然这里留宿，你也该寄一个信出来。事已如此，只得在房檐下胡乱过一夜，天明等个知事的管家出来，与他说话。”

此时十月天气，虽不甚冷，半夜里起一阵风，簌簌的下几点微雨，衣服都沾湿了，好生凄楚。挨到天明，雨止，只见张千又来了。却是闻氏再三再四催逼他来的。张千身边带了公文解批和李万商议，只等开门，一拥而入，在厅上大惊小怪，高声发话。老门公拦阻不住。一时间家中大小都聚集来，七张八嘴，好不热闹。街上人听得宅里闹吵，也聚拢来围住大门外闲看。惊动了冯主事，从里面踱将出来。

且说冯主事怎生模样：

头戴梔子花匾折孝头巾。身穿反折缝稀眼粗麻衫。腰系麻绳。足着革履。

众家人听得咳嗽响，道一声“老爷来了”，都分立在两边。主事出厅问道：“为甚事喧嚷？”张千、李万向前施礼道：“冯爷在上，小的是奉宣大总督爷公文来的，到绍兴拿得钦犯沈襄经由贵府。他说是冯爷的年侄，要来拜望。小的不敢阻挡，容他进见，自昨日上午到宅，至今不见出来，有误程限。管家们又不肯代禀。伏乞老爷天恩，快些打发上路。”张千便在胸前取出解批和官文呈上。

冯主事看了问道：“沈襄可是沈经历沈炼的儿子么？”李万道：“正是。”冯主事掩着两耳，把舌头一伸，说道：“你这班配军，好不知利害！那沈襄是朝廷钦犯，尚犹自可，他是严相国的仇人，那个敢容纳他在家！他昨日何曾到我家来！你却乱话！官府闻知，传说到严府去，我可当得起他？怪的你两个配军自不小心，不知得了多少银子，买放了要紧人犯，却来图赖我！”叫家童，“与我乱打那配军出去！把大门闭了！不要惹这闲是非！严府知道，不是当耍！”冯主事一头骂，一头走进宅去了。大小家人奉主人之命，推的推，搯的搯，霎时间被众人拥出大门之外，闭了门，兀自听得嘈嘈的乱骂。

张千、李万面相觑，开了口，合不得；伸了舌，缩不进。张千埋怨李万道：“昨日是你一力撺掇，教放他进城，如今你自去寻他！”李万道：“且不要埋怨，和你去问他老婆，或者晓得他的路数，再来抓寻便了。”张千道：“说得是。他是恩爱的夫妻。昨夜汉子不回，那婆娘暗地流泪，巴巴的独坐了两三个更次。他汉子的行藏，老婆岂有不知？”两个一头说话，飞奔出城，复到饭店中来。

却说闻氏在店房里面，听得差人声音，慌忙移步出来，问道：“我官人如何不来？”张千指李万道：“你只问他就是。”李万将昨日往毛厕出恭，走慢了一步，到冯主事家，起先如此如此，以后这般这般，备细说了。张千道：“今早空肚皮进城就吃了这一肚寡气。你丈夫想是真个不在他家了，必然还有个去处，难道不对小娘子说的？小娘子，趁早说来，我们出去好寻。”

说犹未了，只见闻氏噙着眼泪，一双手扯住两个公人，叫道：“好，好，还我丈夫来！”张千、李万道：“你丈夫自要去寻什么年伯，我们好意容他去走走，不知走向那里去，连累我们在此着急，没处找寻，你倒问我要丈夫！”

难道我们藏过他？说得好笑！”将衣袂掣开，气忿忿地对虎一般坐下。

闻氏倒走在外面，拦住出路，双足顿地，放声大哭，叫起屈来。老店主听得，忙来解劝。闻氏道：“公公有所不知，我丈夫三十无子，取奴为妾。奴家跟了他二年了，幸有三个多月身孕，我丈夫割舍不下，因此奴家千里相从，一路上寸步不离。昨日为盘缠缺少，要去见那年伯，是李牌头回去的。昨晚一夜不回，奴家已自疑心；今早他两个自回，一定将我丈夫谋害了。你老人家替我做主，还我丈夫便罢休！”老店主道：“小娘子休得性急。那牌头与你丈夫，平日无怨，往日无仇，着甚来由要坏他性命？”

闻氏哭声转哀道：“公公，你不知道，我丈夫是严阁老的仇人，他两个必定受了严府的嘱托来的，或是他要去严府请功。公公，你详情，他千乡万里，带着奴家到此，岂有没半句说话，突然去了？就是他要走时，那同去的李牌头怎肯放他？你要奉承严府，害了我丈夫不打紧，叫奴家孤身妇女，看着何人？公公，这两个杀人的贼徒，烦公公带着，奴家同他去官府里叫冤。”

张千、李万被这妇人一哭一诉，就要分析几句，没处插嘴。老店主听见闻氏说得有理，也不免有些疑心，到可怜那妇人起来，只得劝道：“小娘子，说便是这般说，你丈夫未曾死，也不见得，好歹再等候他一日。”闻氏道：“依公公等候他一日不打紧，那两个杀人的凶身，乘机走脱了，这干系却是谁当？”张千道：“若果然谋害了你丈夫要走脱时，我弟兄两个又到这里则甚？”闻氏道：“你欺负我妇人家没主张，又要指望奸骗我。好好的说，我丈夫的尸首在那里，少不得当官也要还我个明白！”

老店主见妇人口嘴利害，再不敢言语。店中闲看的，一时间聚下四五十人。闻说妇人如此苦切，人人恼恨那两个差人，都道：“小娘子，要去叫冤，我们引你到兵备道去。”闻氏向着众人深深拜福，哭道：“多承列位路见不平，可怜我落难孤身，指引则个。这两上凶徒相烦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，莫放他走了。”众人道：“不妨事，在我们身上！”张千、李万欲向众人分割时，未说得一言半字，众人便道：“两个牌长不消辨得，虚则虚，实则实，若是没有此情，随着小娘子到官，怕他则甚？”妇人一头哭，一头走，众人拥着张千、李万，搅做一阵的，都到兵备道前，道里尚未开门。

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，闻氏束了一条白布裙，径抢进栅门，看见大门上架着那大鼓，鼓架上悬着个槌儿，闻氏抢槌在手，向鼓上乱挝，挝得那鼓震天的响。唬得中军官失了三魂，把门吏丧了七魄，一齐跑来，将捆绑住，喝道：“这妇人好大胆！”闻氏哭倒在地，口称“泼天冤枉！”只见门内吆喝之声，开了大门，王兵备坐堂，问击鼓者可人。中军官将妇人带进。闻氏且哭且诉，将家门不幸遭变，一家父子三人死于非命，只剩得丈夫沈襄，昨日又被分差中途谋害，有枝有叶的，细说了一遍。

王兵备喝张千、李万上来，问其缘故。张千、李万说一句。妇人就剪一句，妇人说得句句有理，张千、李万抵搪不过。王兵备思想道：“那严府势大，私谋杀人之事，往往有之，此情难保其无……”便差中军官，押了三人，发去本州勘审。

那知州姓贺，奉了这项公事，不敢怠慢，即时提了店主人到来，听四人的口词。妇人一口咬定二人谋害他丈夫。李万招称为出恭慢了一步，因而相失。张千店主人都据实说了一遍。知州委决不下，——那妇人又十分哀切，像个真情；张千、李万又不肯招认。——想了一回，将四人闭于空房，打轿去拜冯主事，看他口气若何。

冯主事见知州来拜，急忙迎接归厅。茶罢，贺知州提起沈襄之事；才说得“沈襄”二字，冯主事便掩着两耳道：“此乃严相公仇家。学生虽有年谊，平素实无交情，老公祖休得下问，恐严府知道，有累学生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道：“老公祖既有公事，不敢留坐了。”

贺知州一场没趣，只得作别；在轿上想道：“据冯公如此惧怕严府，沈襄必然不在他家。或者被公人所害，也不见得？……或者去投冯公，见拒不纳，别走个相识人家去了，亦未可知。……”回到州中，又取出四人来，问闻氏道：“你丈夫除了冯主事，州中还认得有何人？”闻氏道：“此地并无相识。”知州道：“你丈夫是甚么时候去的？那张千、李万几时来回复你的说话？”闻氏道：“丈夫是昨日未吃午饭前就去的，却是李万同出店门。到申牌时分，张千假说催趲上路，也到城中去了，天晚方回来。张千兀自向小妇人说道：‘我李家兄弟，跟着你丈夫冯主事家歇了。明日我早去催他出城。’今早张千去了一个早晨，两人双双而回，单不见了丈夫，不是他谋害了是谁？若是我丈夫不在冯家，昨日李万就该追寻了，张千也该着忙，如何将好言语稳住小妇人？其情可知。一定张千、李万两个在路上预先约定，却叫李万乘夜下手，今早张千进城，两个乘早将尸首埋藏停当，却来回复小妇人。望青天爷爷明鉴！”

贺知州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张千、李万正要分辨，知州相分喝道：“你做公差，所干何事？若非用计谋死，必然得财卖放。有何理说？”喝叫手下将那张李重责三十。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张千、李万只是不招，妇人在旁只顾哀哀的痛哭。知州相公不忍，便讨夹棍，将两个公差夹起。那公差其实不曾谋死，虽然负痛，怎生招得？一连上了两夹，只是不招。知州相公再要夹时，张李受苦不过，再三哀求道：“沈襄实未曾死，乞爷爷立个限期，差人押小的找寻沈襄，还那闻氏便了。”

知州也没有定见，只得勉从其言，闻氏且发尼姑庵住下；差四名民壮锁押张千、李万二人追寻沈襄，五日一比。店主释放宁家，将情具由，申详兵备道；张千、李万一条铁链锁着，四名民壮轮番监押，带得几两盘缠，都被民壮搜去为酒食之费，一把倭刀也当酒吃了。那临清去处又大，茫茫荡荡，来千去万，那里去寻沈公子？也不过一时脱身之法。

闻氏在尼姑庵住下，刚到五日，准准的又到州里去啼哭，要生要死。州守相公没奈何，只苦得比较差人。张千、李万一连比了十数限，不知打了多少竹批，打得爬走不动，张千得病身死，单单剩得李万，只得到尼姑庵来拜求闻氏道：“小的情机，不得不说了；其实奉差来时，有经历金绍口传杨总督钧旨，叫我中途害你丈夫，就所在地方，讨个结状回报。我等口虽应承，怎肯行此不仁之事？不知你丈夫何故忽然逃走，与我们实实无涉。青天在上，若半字虚情，全家祸灭！如今官府五日一比，兄弟张千已自打死，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。你丈夫的确未死，小娘子他日夫妇相逢有日。且求小娘子休去州里啼啼哭哭，宽小的限，完全狗命，便是阴德！”

闻氏道：“据你说不曾谋害我丈夫，也难准信。既然如此说，奴家且不去禀官，容你从容查访；只是你们自家要上紧用心，休得怠慢。”李万喏喏连声而退。有诗为证：

白金廿两酿凶谋，谁料中途已失囚。
锁打禁持熬不得，尼庵苦向妇人求。

官府立限缉获沈襄，一来为他是总督衙门的紧犯，二来为妇人日日哀求，所以上紧严比。今日也是那李万不该命绝，恰好有个机会。

却说总督杨顺，御史路楷，两个日夜商量，奉承严府，指望旦夕封侯拜爵。谁知朝中有个兵科给事中吴时来，风闻杨顺横杀平民冒功之事，把他尽情劾奏一本，并劾路楷朋奸助恶。嘉靖爷正当设醮祝厘，见说杀害平民，大伤和气，龙颜大怒，着锦衣卫扭解来京问罪。严嵩见圣怒不测，一时不及救护，到底亏他于中调停，止于削爵为民。可笑杨顺、路楷杀人媚人，至此徒为人笑，有何益哉！

再说贺知州听得杨总督去任，已自把这公事看得冷了；又闻氏连次不来哭禀，两个差人又死了一个，只剩得李万，又苦苦哀求不已；贺知州分付打开铁链，与他个广捕文书，只叫他用心缉访，明是放松之意。李万得了广捕文书，犹如捧了一道赦书，连连磕了几个头，出得府门，一道烟走了，身边又无盘缠，只得求乞而归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沈小霞在冯主事家复壁之中，住了数月，外边消息，无有不知，都是冯主事打听将来，说与小霞知道。晓得闻氏在尼姑庵寄居，暗暗欢喜。过了年余，已知张千、李万都逃了，这公事渐渐懒散，冯主事特地收拾内书房三间，安放沈襄在内读书，只不许出外，外人亦无有知者。

冯主事三年孝满，为有沈公子在家，也不去起复做官。光阴似箭，一住八年，值严嵩一品夫人欧阳氏卒，严世蕃不肯扶柩还乡，唆父亲上本留己侍养，却于丧中簇拥姬妾，日夜饮酒作乐。嘉靖爷天性至孝，访知其事，心中甚是不悦。

时有方士蓝道行，善扶鸾之术。天子召见，叫他请仙，问以辅臣贤否。蓝道行奏道：“臣所召乃上界真仙，正直无阿。万一乱下判断，有忤圣心，乞恕微臣之罪。”嘉靖爷道：“朕正愿闻天心正论，与卿何涉？岂有罪卿之理？”蓝道行画符念咒，神乩魔动，写出十六个字来，道是：

高山翻草，父子阁老；

日月无光，天地颠倒。

嘉靖爷看了，问蓝道行道：“卿可解之。”蓝道行奏道：“微臣愚昧未解。”嘉靖爷道：“朕知其说。高山者，山字连高，乃是嵩字；番草者，番字草头，乃是蕃字：此指严嵩、严世蕃父子二人也。朕久闻其专权误国，今仙机示朕，朕当即为处分。卿不可泄于外人。”蓝道行叩头，口称“不敢”，受赐而出。从此嘉靖爷渐渐疏了严嵩。

有御史邹应龙，看见机会可乘，遂劾奏严世蕃凭借父势，卖官鬻爵，许多恶迹，宜加显戮；其父严嵩溺爱恶子，植党蔽贤，殃民误国，宜亟赐休退，以清政本。嘉靖爷见疏大喜，即升应龙为通政右参议，严世蕃下法司，拟成充军罪，严嵩回籍。

未几，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润，复奏严世蕃不赴军伍，居家愈加暴横，强占民间田产，畜养奸人，私通倭虏，谋为不轨。得旨三法司提问。问官勘实复奏。严世蕃即时处斩，抄没家财，严嵩发养济院终老，被害诸臣，尽行昭雪。

冯主事得此音信，慌忙报与沈襄知道，放他出来，到尼姑庵访问，寻闻淑女。夫妇相见，抱头而哭。闻氏离家时怀孕三月，今在庵中生下一孩子，已十岁了。闻氏亲自教他书，五经皆已成诵，沈襄欢喜无限。冯主事方上京补官，叫沈襄同去讼理父冤。闻氏暂迎归本家园内居住。

沈襄从其言，到了北京。冯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邹参义，将沈炼父子冤情说了，然后将沈襄讼冤本稿送与他看。邹应龙一力担当。

次日，沈襄将奏本往通政司持号投处。圣旨下，沈炼忠而获罪，准复原官，仍进一级，以旌其直；妻子召还原籍；所没入财产，府县官照数给还；沈襄食廩年久，准贡，敕授知县之职。沈襄复上疏谢恩，疏中奏道：

臣父炼向在保安，因目击宣大总督杨顺杀戮平民冒功，吟诗感叹；
适值御史路楷阴受严世蕃之嘱，巡按宣大，与杨顺合谋，陷臣父于极刑，
并杀臣弟二人，臣亦几于不免。冤尸未葬，危宗几绝，受祸之惨，莫如
臣家。今严世蕃正法，而杨顺、路楷，安然保首领于乡，使边延万家之
怨骨，衔恨无伸，臣家三命之冤魂，含悲莫控，恐非所以肃刑典而慰人
心也。

圣旨准奏，复提杨顺、路楷到京，问成了死罪，监禁刑部牢中待决。沈襄来别冯主事，要亲到云州迎接母亲和兄弟沈裘到京，依傍冯主事寓所相近居住，然后往保安州访求父亲骸骨，负归埋葬。冯主事道：“老年嫂处，适才已打听个消息，在云州康健无恙。令弟沈裘已在彼游痒了，下官当遣人迎之。尊公遗体要紧，贤侄速往访问，到此相会公堂可也。”

沈襄领命，经往保安，一连访寻两日，并无踪迹；第三日。困倦，借坐人家门首。有老者从内而出，延进草堂吃茶。见堂中挂一轴子，乃楷书诸葛孔明两张“出师表”也。表后但写年月，不著姓名。沈小霞看了又看，目不转睛。老者道：“客官为何看之？”沈襄道：“动问老丈，此字是何人所书？”老者道：“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笔也。”沈小霞道：“为何留在老丈处？”老者道：“老夫姓贾，名石。当初沈青霞编管此地，就在舍下作寓，老夫与他作八拜之交，最相契厚。不料后遭奇祸，老夫惧怕连累。也往河南逃避，带得这二幅‘出师表’，裱成一轴，时常展视，如见吾兄之面。杨总督去任，老夫方敢还乡。嫂嫂徐夫人和幼子沈裘，徒居云州，老夫时常去看他。近日闻得严家势败，吾兄必当昭雪，已曾遣人往云州报信，恐沈小官人要来移取父亲灵柩，老夫将此轴悬挂在中堂，好叫他认认父亲遗笔。”沈小霞听罢，连忙拜倒在地，口称“恩叔”。贾石慌忙扶起道：“足下果是何人？”沈小霞道：“小侄沈襄。此轴乃亡父之笔也。”贾石道：“闻得杨顺这厮差人到贵府来提贤侄，要行一网打尽之计，老夫只道也遭其毒手，不知贤侄何以得全？”沈小霞将济宁事情备细说了一遍。贾石口称“难得”，便分付家童治饭款待。

沈小霞同道：“父亲灵柩，恩叔必知，务求指引一拜。”贾石道：“你父亲屈死老夫一片用心。”说罢，刚欲出门，只见外面一位小官人，骑马而来。贾石指道：“遇巧！遇巧！恰好令弟来也。”那小官便是沈裘，下马相见，贾石指沈小霞道：“此位乃令兄讳襄的便是。”

此日弟兄方才识面，恍如梦中相会，抱头而哭。贾石领路，三人同到沈青霞墓所，但见乱草迷离，土堆隐起。贾石令二沈拜了，二沈俱哭倒在地。贾石劝了一回道：“正要商议大事，休得过伤。”二沈方才收泪。贾石道：“二哥、三哥，当时死于非命，也亏了狱卒毛公存仁义之心，可怜他无辜被害，将他尸藁葬于城西三里之外。毛公虽然已故，老夫亦知其处，若扶令先尊灵柩回去一起带回，使他父子魂魄相依。二位意下何如？”二沈道：“恩叔所言，正合愚弟兄之意。”当日又同贾石到城西看了，不胜悲感。次日另备棺木，择吉破土，重新殓殓。三人面色如生，毫不朽败，此乃忠义之气所

致也。

二沈悲哭，自不必说，当时备下车仗，招了三个灵柩，别了贾石起身。临别，沈襄对贾石道：“这一轴‘出师表’，小侄欲问恩叔取去供养祠堂，幸勿见拒。”贾石慨然许了，取下挂轴相赠。二沈就草堂拜谢，垂泪而别。沈襄先奉灵柩到张家湾觅船装载。沈襄复身又到北京，见了母亲徐夫人，回复了说知，拜谢了冯主事起身。

此时京中官员，无不追念沈青霞忠义，怜小霞母子扶柩远归，也有送勘合的，也有赠赙金的，有也馈赙仪的。沈小霞只受勘合一纸，余俱不受。到了张家湾，另换了官座船，驿递起人夫一百名牵缆，走得好不快！

不一日，来到济宁，沈襄分付座船，暂泊河下，单身入城到冯主事家，投了主事平安书信，领了闻氏淑女并十岁儿子下船，先参了灵柩后见了徐夫人。那徐氏见孙儿如此长大，喜不可言；当初只道灭门绝户，如今依然有子有孙，昔日冤家皆恶死见报，天理昭然，可见做恶人的到底吃亏，做好人的到底便宜。

闲话休题。到了浙江绍兴府，孟春元领了女儿孟氏，在二十里外迎接，一家骨肉重逢，悲喜交集，将丧船停泊码头，府县官员都往唁吊，旧时家产已自清查给还。二子扶柩葬于祖墓，重守三年之制。无人不称大孝。抚按又替沈炼建造表忠祠堂，春秋祀祭。亲笔“出师表”一轴，至今供奉祠堂之中。

服满之日，沈襄到京受职，做了知县，为官清正，直升到黄堂知府。闻氏所生之子，少年登科，与叔父沈襄同年进士，子孙世世书香不绝。冯主事为救沈襄一事，京中重其义气，累官至吏部尚书。忽一日，梦见沈青霞来拜，说道：“上帝怜某忠直，已授北京城隍之职，以年兄为南京城隍，明日午时上任。”冯主事觉来甚以为疑，至明午忽见轿马来迎，无疾而逝。二公俱已为神矣。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生前忠义骨犹香，精魄为神万古扬。

料得奸雄沉地狱，皇天果报自昭彰。

（《古今小说》）

俞伯牙摔琴谢知音

浪说曾分鲍叔金， 谁人辨得伯牙琴？
于今交道奸如鬼， 湖海空悬一片心。

古来论交情至厚，莫如管鲍。管是管夷吾，鲍是鲍叔牙。他两个同为商贾，得利均分。时管夷吾多取其利，叔牙不以为贪，知其贫也。后来管夷吾被囚，叔牙脱之，荐为齐相。这样朋友，才是个真正相知。这相知有几样名色：恩德相结者。谓之知己；腹心相照者，谓之知心；声气相求者，谓之知音；总来叫做相知。今日听在下说一樁俞伯牙的故事。列位看官们，要听者，洗耳而听；不要听者，各随尊便。正是：

知音说与知音听，不是知音不与谈。

话说春秋战国时，有一名公，姓俞名瑞，字伯牙，楚国郢都人氏，即今湖广荆州府之地也。那俞伯牙身虽楚人，官星却落于晋国。仕至上大夫之位。因奉晋主之命，来楚国修聘。伯牙讨这个差使，一来，是个大才，不辱君命；二来，就便省视乡里，一举两得。当时从陆路至于郢都。朝见了楚王，致了晋主之命。楚王设宴款待，十分相敬。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，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，会一会亲友。然虽如此，各事其主，君命在身，不敢迟留。公事已毕，拜辞楚王。楚王赠以黄金彩缎，高车驷马。伯牙离楚一十二年，思想故国江山之胜，欲得恣情观览，要打从水路大宽转回。乃假奏楚王道：“臣不幸有犬马之疾，不胜车马驰骤。乞假臣舟楫，以便医药。”楚王准奏。命水师拨大船二只，一正一副。正船单坐晋国来使，副船安顿仆从行李。都是兰桡书桨，锦帐高帆，甚是齐整。君臣直送至江头而别。

只因览胜探奇，不顾山遥水远。

伯牙是个风流才子。那江山之胜，正投其怀。张一片风帆，凌千层碧浪，看不尽遥山叠翠，远水澄清。不一日，行至汉阳江口。时当八月十五日，中秋之夜。偶然风狂浪涌，大雨如注，舟楫不能前进，泊于山崖之下。不多时，风恬浪静，雨止云开，现出一轮明月。那雨后之月，其光倍常。伯牙在船舱中，独坐无聊。命童子焚香炉内，“待我抚琴一操。以遣情怀。”童子焚香罢，捧琴囊置于案间。伯牙开囊取琴，调弦转轸，弹出一曲。曲犹未终，指下“刮喇”的一声响，那琴弦绝了一根。伯牙大惊，叫童子去问船头：“这住船所在是甚么去处？”船头答道：“偶因风雨，停泊于山脚之下，虽然有些草树，并无人家。”伯牙惊讶，想道：“是荒山了。若是城郭村庄，或有聪明好学之人，盗听吾琴，所以琴声忽变，有弦断之异。这荒山下，那得有听琴之人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想是有仇家差来刺客；不然，或是贼盗，伺候更深，登舟动我财物。”叫左右：“与我上崖搜检一番。不在柳阴深处，定在芦苇丛中。”左右领命，唤齐众人，正欲搭跳上崖。忽听崖上有人答应道：“舟中大人，不必见疑。小子并非奸盗之流，乃樵夫也。因打柴归晚，值骤雨狂风，雨具不能遮蔽，潜身岩畔。闻君雅操，少住听琴。”伯牙大笑道：“山中打柴之人，也敢称‘听琴’二字！此言未知真伪，我也不计较了。左右的，叫他去罢。”那人不肯去，在崖上高声说道：“大人出言谬矣！岂不闻‘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’门内有君子，门外君子至’。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没有听琴之人，这夜静更深，荒崖下也不该有抚琴之客了。”伯牙见他出言不俗，或者真是听琴的，亦未可知。止住左右不要啰唆，走近舱门，回嗔作喜的问道：“崖上那位君子，既是听琴，站立多时，可知道我适才所弹何

曲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子若不知，却也不来听琴了。方才大人所弹，乃孔仲尼叹颜回，谱入琴声。其词云：‘可惜颜回命蚤亡，教人思想鬓如霜。只因陋巷箪瓢乐，’——到这一句，就绝了琴弦，不曾抚出第四句来。小子也还记得：‘留得贤名万古扬’。”

伯牙闻言，大喜道：“先生果非俗士，隔崖竄远，难以回答。”命左右：“掌跳，看扶手，请那位先生登舟细讲。”左右掌跳，此人上船，果然是个樵夫。头戴箬笠，身披草衣，手持尖担，腰插板斧，脚踏芒鞋。手下人那知言谈好歹，见是樵夫，下眼相看。“咄，那樵夫！下舱去，见我老爷叩头。问你甚么言语，小心答应。官尊着哩。”樵夫却是个有意思的道：“列位不须粗鲁，待我解衣相见。”除了斗笠，头上是青布包巾；脱了蓑衣，身上是蓝布衫儿；搭膊拴腰，露出布裤下截。那时不慌不忙，将蓑衣、斗笠、尖担、板斧，俱安放舱门之外。脱下芒鞋，去泥水，重复穿上，步入舱来。官舱内公座上灯烛辉煌。樵夫长揖而不跪，道：“大人，施礼了。”俞伯牙是晋国大臣，眼界中那有两接的布衣。下来还礼，恐失了官体，既请下船，又不好叱他回去。伯牙没奈何，微微举手道：“贤友免礼罢。”叫童子看坐。童子取一张机坐儿置于下席。伯牙全无客礼，把嘴向樵夫一努道：“你且坐了。”“你我”之称，怠慢可知。那樵夫亦不谦让，俨然坐下。伯牙见他告而坐，微有嗔怪之意。因此不问姓名，亦不呼手下人看茶。默坐多时，怪而问之：“适才崖上听琴的，就是你么？”樵夫答言：“不敢。”伯牙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既来听琴，必知琴之出处。此琴何人所造？抚琴有甚好处？”正问之时，船头来禀话，风色顺了，月明如画，可以开船，伯牙分付且慢些。樵夫道：“承大人下问。小子若讲话絮烦，恐担误顺风行舟。”伯牙笑道：“惟恐你不知琴理。若讲得有理，就不做官，亦非大事，何况行路之迟速乎！”樵夫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子方敢僭谈。此琴乃伏羲氏所琢，见五星之精，飞坠梧桐，凤皇来仪。凤乃百鸟之王，非竹实不食，非梧桐不栖，非醴泉不饮。伏羲氏知梧桐乃树中之良材，夺造化之精气，堪为雅乐，令人伐之。其树高三丈三尺，按三十三天之数，截为三段，分天、地、人三才。取上一段叩之，其声太清，以其过轻而发之；取下一段叩之，其声太浊，以其过重而发之；取中一段叩之，其声清浊相济，轻重相兼。送长流水中，浸七十二日，按七十二候之数。取起阴乾，选良时吉日，用高手匠人刘子奇砍成乐器。此乃瑶池之乐，故名‘瑶琴’。长三尺六寸一分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。前阔八寸，按八节；后阔四寸，按四时；厚二寸，按两仪。有金童头、玉女腰、仙人背、龙池、凤沼、玉轸、金徽。那徽有十二，按十二月；又有一中徽，按闰月。先是五条弦在上，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，内按五音宫商角徵羽。尧舜时操五弦琴，歌‘南风’诗，天下大治。后因周文王被囚于羑里，弟子伯邑考，添弦一根，清幽哀愁，谓之‘文弦’。后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，添弦一根，激烈发扬，谓之‘武弦’。先是宫商角徵羽五弦，后加二弦，称为‘文武七弦琴’。此琴有六忌、七不弹、八绝。何为六忌？

一忌大寒，二忌大暑，三忌大风，
四忌大雨，五忌迅雷，六忌大雪。

何为七不弹？

闻丧者不弹，奏乐不弹，事冗不弹，
不净身不弹，衣冠不整不弹，不焚香不弹，
不遇知音者不弹。

何为八绝？总之清奇幽雅。悲壮悠长。此琴抚到尽美尽善之处，啸虎闻而不吼，哀猿听而不啼。乃雅乐之好处也。”伯牙听见他对答如流，犹恐是记问之学。又想到：“就是记问之学，也亏他了。我再试他一试。”此时已不似在先“你我”之称了。又问道：“足下既知乐理，当时孔仲尼鼓琴于室中，颜回自外入。闻琴中有幽沉之声，疑有贪杀之意。怪而问之。仲尼曰：‘吾适鼓琴，见猫方捕鼠，欲其得之，又恐其失之。此贪杀之意，遂露于丝桐。’始知圣门音乐之理，入于微妙。假如下官抚琴，心中有所思念，足下能闻而知之否？”樵夫道：“毛诗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大人试抚弄一过，小子任心猜度。若猜不着时，大人休得见罪。”伯牙将断弦重整，沉思半晌。其意在于高山，抚琴一弄。樵夫赞道：“美哉洋洋乎！大人之意，在高山也。”伯牙不答。又凝神一会，将琴再鼓，其意在于流水。樵夫又赞道：“美哉汤汤乎！志在流水！”只两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。伯牙大惊，推琴而起，与子期施宾主之礼。连呼：“失敬失敬！石中有美玉之藏，若以衣貌取人，岂不误了天下贤士！先生高名雅姓？”樵夫欠身而答：“小子姓钟，名徽，贱字子期。”伯牙拱手道：“是钟子期先生。”子期转问：“大人高姓，荣任何所？”伯牙道：“下官俞瑞，仕于晋朝，因修聘上国而来。”子期道：“原来是伯牙大人。”伯牙推子期坐于客位，自己主席相陪。命童子点茶，茶罢，又命童子取酒共酌。伯牙道：“借此攀话，休嫌简褻。”子期称“不敢”。童子取过瑶琴，二人入席饮酒。伯牙开言又问：“先生声口是楚人了，但不知尊居何处？”子期道：“离此不远，地名马安山集贤村，便是荒居。”伯牙点头道：“好个集贤村！”又问：“道艺何为？”子期道：“也就是打柴为生。”伯牙微笑道：“子期先生，下官也不僭言，似先生这等抱负，何不不求取功名，立身于廊庙，垂名于竹帛；却乃贻志林泉，混迹樵牧，与草木同朽，窃为先生不取也。”子期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舍间上有年迈二亲，下无手足相辅，采樵度日，以尽父母之馀年。虽位为三公之尊，不忍易我一日之养也。”伯牙道：“如此大孝，一发难得。”二人杯酒酬酢了一会，子期宠辱无惊，伯牙愈加爱重。又问子期“青春多少？”子期道：“虚度二十有七。”伯牙道：“下官年长一旬。子期若不见弃，结为兄弟相称，不负知音契友。”子期笑道：“大人差矣，大人乃上国名公，钟徽乃穷乡贱子，怎敢仰扳？有辱俯就！”伯牙道：“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！下官碌碌风尘，得与高贤结契，实乃生平之万幸。若以富贵贫贱为嫌，觑俞瑞为何等人乎！”遂命童子重添炉火，再爇名香，就船舱中与子期顶礼八拜。伯牙年长为兄，子期为弟。今后兄弟相称，生死不负。拜罢，复命取暖酒再酌。子期让伯牙上坐。伯牙从其言。换了杯箸，子期下席。兄弟相称，彼此谈心叙话。正是：

合意客来心不厌，知音人听话偏长。

谈论正浓，不觉月淡星稀，东方发白。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，整备开船。子期起身告辞。伯牙捧一杯酒递与子期。把子期之手叹道：“贤弟，我与你相见何太迟，相别何太早！”子期闻言，不觉泪珠滴于杯中。子期一饮而尽。斟酒回敬伯牙。二人各有眷恋不舍之意。伯牙道：“愚兄馀情不尽，意欲曲延贤弟同行数日，未知可否？”子期道：“小弟非不欲相从。怎奈二亲年老，‘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’”伯牙道：“既是二位尊人在堂，回去告过二亲，到晋阳来看愚兄一看，这就是‘游必有方了。’”子期道：“小弟不敢轻诺而寡信。许于贤兄，就当践约。万一稟命于二亲，二亲不允，使仁兄悬望于数千里之外，小弟之罪更大矣。”伯牙道：“贤弟真所谓至诚君子。

也罢，明年还是我来看贤弟。”子期道：“仁兄明岁何时到此？小弟好伺候尊驾。”伯牙屈指道：“昨夜是中秋节，今日天明，是八月十六日了。贤弟，我来仍在仲秋中五六日奉访。若过了中旬，迟到季秋月分，就是爽信，不为君子。”叫童子：“分付记室将钟贤弟所居地名及相会的日期，登写在日记簿上。”子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来年仲秋中五六日准在江边侍立拱候，不敢有误。天色已明，小弟告辞了。”伯牙道：“贤弟且住。”命童子取黄金二笏，不用封贴，双手捧定，道：“贤弟，些须薄礼，权为二位尊人甘旨之费。斯文骨肉，勿得嫌轻。”子期不敢谦让，即时收下，再拜告别，含泪出舱，取尖担挑了蓑衣斗笠，插板斧于腰间，掌跳搭扶手上崖。怕牙直送至船头，各各洒泪而别。

不题子期回家之事。再说俞伯牙点鼓开船，一路江山之胜，无心观览，心心悒悒，想念知音。又行了几日，舍舟登岸。经过之地，知是晋国上大夫，不敢轻慢，安排车马相送。直至晋阳，回复了晋主，不在话下。

光阴迅速，过了秋冬，不觉春去夏来。伯牙心怀子期，无日忘之。想着中秋节近，奏过晋主，给假还乡。晋主依允。伯牙收拾行装，仍打大宽转，从水路而行。下船之后，分付水手，但是湾泊所在，就来通报地名。事有偶然，刚刚八月十五夜，水手禀复，此去马安山不远。伯牙依稀还认得去年泊船相会子期之处。分付水手，将船湾泊，水底抛锚，崖边钉橛。其夜晴明，船舱内一线月光，射进朱帘。伯牙命童子将帘卷起，步出舱门，立于船头之上，仰观斗柄。水底天心，万顷茫然，照如白昼。思想去岁与知己相逢，雨止月明。今夜重来，又值良夜。他约定江边相候，如何全无踪影？莫非爽信！又等了一会，想道：“我理会得了。江边来往船只颇多。我今日所驾的，不是去年之船了。吾弟急切如何认得。去岁我原为抚琴惊动知音。今夜仍将瑶琴抚弄一曲。吾弟闻之，必来相见。”命童子取琴桌安放船头，焚香设座。伯牙开囊，调弦转轸，才泛音律，商弦中有哀怨声音。伯牙停琴不操。“呀！商弦哀声凄切，吾弟必遭忧在家。去岁曾言父母年高。若非父丧，必是母亡，他为人至孝，事有轻重，宁失信于我，不肯失礼于亲，所以不来也。来日天明，我亲上崖探望。”叫童子收拾琴桌，下舱就寝。伯牙一夜不睡。真个巴明不明，盼晓不晓。看看月移帘影，日出山头。伯牙起来梳洗整衣，巾帨便服，止命一童子携琴相随；又取黄金十镒带去，“倘吾弟居丧，可为贖礼。”踮跳登崖，迤迳望马安山而行，约莫十数里，出一谷口。伯牙站住。童子禀道“老爷为何不行？”伯牙道：“山分南北，路列东西。从山谷出来，两头都是大路，都去得。知道那一路往集贤村去？等个识路之人，问明了他，方才可行。”伯牙就石上少憩。童儿退立于后。不多时，左手官路上有一老叟，髯垂玉线，发挽银丝，箬冠野服，左手举藤杖，右手携竹篮，徐步而来。伯牙起身整衣，向前施礼。那老者不慌不忙，将右手竹篮轻轻放下，双手举藤杖还礼，道：“先生有何见教？”伯牙道：“请问两头路，那一条路往集贤村去的？”老者道：“那两头路，就是两个集贤村。左手是上集贤村，右手是下集贤村。通衢三十里官道。先生从谷出来，正当其半。东去十五里，西去也是十五里。不知先生要往那个集贤村去？”伯牙默默无言，暗想道：“吾弟是个聪明人，怎么说话这等糊涂！相会之日，你知道此间有两个集贤村，或上或下，就该说个明白了。”伯牙却才沈吟。那老者道：“先生这等吟想，一定那说路的不曾分上下，总说了个集贤村，教先生没处抓寻了。”伯牙道：“便是。”老者道：“两个集贤村中，有一二十家庄户，大抵都是隐遁避世

之辈。老夫在这山里，多住了几年，正是‘土居三十载，无有不亲人。’这些庄户，不是舍亲，就是敝友。先生到集贤村必是访友。只说先生所访之友，姓名各谁，老夫就知他住处了。”伯牙道：“学生要往钟家庄去。”老者道：“先生到钟家庄，要访问何人？”伯牙道：“要访子期。”老者闻“子期”二字，一双昏花眼内，扑簌簌掉下泪来，不觉大声哭道：“子期钟徽，乃吾儿也。去年八月十五采樵归晚，遇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先生。进论之间，意气相投。临行赠黄金二笏。吾儿买书攻读，老拙无才，不曾禁止。旦则采樵负重，暮则诵读辛勤，心力耗废，染成怯疾，数月之间，已亡故了。”伯牙闻言，五内崩裂，泪如涌泉，大叫一声，傍山崖跌倒，昏绝于地。钟公惊悸，含泪搀扶，回顾小童道：“此位先生是谁？”小童低低附耳道：“就是俞伯牙老爷。”钟公道：“元来是吾儿好友。”扶起伯牙甦醒。伯牙坐于地下，口吐痰涎，双手捶胸，恸哭不已。道：“贤弟呵！我昨夜泊舟，还说你爽信；岂知己为泉下之鬼！你有才无寿了！”钟公拭泪相劝。伯牙哭罢起来，重与钟公施礼。不敢呼老丈，称为老伯，以见通家兄弟之意。伯牙道：“老伯，令郎还是停柩在家，还是出瘞郊外了？”钟公道：“一言难尽。亡儿临终，老夫与拙荆坐于卧榻之前。亡儿遗语嘱付道：‘修短由天，儿生前不能尽人子事亲之道，死后乞葬于马安山江边。与晋大夫俞伯牙有约，欲践前言耳。’老夫不负亡儿临终之言。适才先生来的小路之右，一丘新土，即吾儿钟徽之冢。今日是百日之忌，老夫提一陌纸钱，往坟前烧化。何期与先生相遇！”伯牙道：“既如此，奉陪老伯，就坟前一拜。”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篮。钟公策杖上路，伯牙随后，小童跟定。复进谷口。果见一丘新土，在于路左。伯牙整衣下拜：“贤弟在世，为人聪明，死后为神灵应。愚兄此一拜，诚永别矣！”拜罢，放声又哭。惊动山前山后，山左山右，黎民百姓，不问行的住的，远的近的，哭声悲切，都来物色。知是朝中大臣来祭钟子期，迴绕坟前，争先观看。伯牙却不曾摆得祭礼，无以为情。命童子把瑶琴取出囊来，放于祭石台上，盘膝坐于坟前，挥泪两行，抚琴一操。那些看者，闻琴韵铿锵，鼓掌大笑而散。伯牙问：“老伯，下官抚琴，吊令郎贤弟，悲不已，众人何为而笑？”钟公道：“乡野之人，不知音律。闻琴声以为取乐之具，故此长笑。”伯牙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老伯可知所奏何曲？”钟公道：“老夫幼年也颇习。如今年迈，五官半废，模糊不懂久矣。”伯牙道：“这就是下官随心应手，一曲短歌，以吊令郎者。口诵于老伯听之。”钟公道：“老夫愿闻。”伯牙诵云：

忆昔去年春，江旁曾会君。今日重来访，不见知音人；但见一抔土，惨然伤我心。伤心伤心复伤心，不忍泪珠纷！来欢去何苦，江畔起愁云。子期子期兮，你我千金义，历尽天涯无足语，此曲终兮不复弹，三尺瑶琴为君死！

伯牙于衣间，取出解手刀，割断琴弦，双手举琴，向祭石台上用力一摔，摔得玉轸抛残，金徽零乱。钟公大惊，问道：“先生为何摔碎此琴？”伯牙道：

摔碎瑶琴凤尾寒，子期不在对谁弹！

春风满面皆朋友，欲觅知音难上难！

钟公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可怜可怜！”伯牙道：“老伯高居，端的在上集贤村，还是下集贤村？”钟公道：“荒居在上集贤村第八家就是。先生如今又问他怎的？”伯牙道：“下官伤感在心，不敢随老伯登堂了。随身带得有

黄金十镒。一半代令郎甘旨之奉，那一半买几亩祭田，为令郎春秋扫墓之费。待下官回本朝时，上表告归林下。那时却到上集贤村，迎接老伯与老伯母同到寒家，以尽天年。吾即子期，子期即吾也。老伯勿以下官为外人相嫌。”说罢，命小僮取出黄金，亲手递与钟公，哭拜于地。钟公感泣答拜，盘桓半晌而别。这回书，题作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。后人诗赞云：

势利交怀势利心，斯文谁复念知音！
伯牙不作钟期逝，千古令人说破琴。

（《警世通言》）

羊角哀舍命全交

翻手为云覆手雨，纷纷轻薄何须数？

君看管鲍贫时交，此道今人弃如土。

昔时齐国有管仲，字夷吾；鲍叔，字宣子。两个自幼时以贫贱结交。后来鲍叔先在齐桓公门下信用显达，举荐管仲为丞相，位在己上。两人同心辅政，始终如一。管仲曾有几句言语道：“吾尝三战三北，鲍叔不以我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遇时也。吾尝与鲍叔谈论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有不利也。吾尝与鲍叔为贾，分利多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！”所以古人说知心结交，必曰管鲍。

今日说两个朋友，偶然相见，结为兄弟。各舍其命，留名万古。春秋时，楚元王崇儒重道，招贤纳士，天下之人，闻其风而归者，不可胜计。西羌积石山有一贤士，姓左，双名伯桃，幼亡父母，勉力攻书，养成济世之才，学就安民之业，年近四旬，因中国诸侯互相吞并，行仁政者少，恃强霸者多，未尝出仕。后闻得楚元王慕仁好义，遍求贤士，乃携书一囊，辞别乡中邻友，径奔楚国而来。迤迤来到雍地，时值隆冬，风雨交作。有一篇西江月词，单道冬天雨景：

习习悲风剖面，濛濛细雨侵衣。催冰酿雪逞寒威，不比他肘和气。

山色不明常暗，日光偶露还微。天涯游子尽思归，路上行人应悔。

左伯桃冒雨荡风，行了一日，衣裳都沾湿了。看看天色黄昏，走向村间，欲觅一宵宿处，远远望见竹林之中，破窗透出灯光，迳奔那个去处。见矮矮篱笆，围着一间草屋。乃推开篱障，轻叩柴门。中有一人，启户而出，左伯桃立在檐下，慌忙施礼曰：“小人西羌人氏，姓左，双名伯桃，欲往楚国，不期中途遇雨，无觅旅邸之处，求借一宵，来早便行。未知尊意肯容否？”那人闻言，慌忙答礼，邀入屋内，伯桃视之，止有一榻，榻上堆积书卷，别无他物。伯桃已知亦是儒人，便欲下拜。那人云：“且未可讲礼，容取火烘干衣服，却当会说。”当下烧竹为火，伯桃烘衣，那人炊办酒食，以供伯桃，意甚殷厚。伯桃乃问姓名，其人曰：“小生姓羊，双名角哀，幼亡父母，独居于此，平生酷爱读书，农业尽废。今幸遇贤士远来，但恨家寒乏物为款，伏乞恕罪。”伯桃曰：“阴雨之中，得蒙遮蔽，更兼一饮一食，感佩何忘。”当夜二人抵足而眠，共话胸中学问，终夕不寝。比及天晓，淋雨不止，角哀留伯桃在家，尽其所有相待，结为昆仲。伯桃年长角哀五岁，角哀拜伯桃为兄。

一住三日，雨止道干。伯桃曰：“贤弟有王佐之才，抱经纶之志，不图竹帛，甘老林泉，深为可惜。”角哀道：“非不欲仕，奈未得其便耳。”伯桃曰：“今楚王虚心求士，贤弟既有此心，何不同往？”角哀曰：“愿从兄长之命。”遂收拾些少路费粮米，弃其茅屋，二人同望南方而进。行不两日，又值阴雨，羁身旅店中，盘费罄尽，止有行粮一包，二人输换负之，冒雨而走，其雨未止，风又大作，变为一天大雪。怎见得？你看：

风添雪冷，雪趁风威。纷纷柳絮狂飘，片片鹅毛乱舞。门空搅阵，不分南北西东；遮地漫天，变尽青黄赤黑。探梅诗客多清趣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二人行过岐阳，道经梁山路，问及樵夫，皆说从此去百余里，并无人烟，

尽是深山旷野，狼虎成群，只好休去。伯桃与角哀曰：“贤弟心下如何？”角哀曰：“自古道：‘生死有命’。既然到此，只愿前途，休生退悔。”

又行了一日，夜宿古墓中，衣服单薄，寒风透骨。次日，雪越下得紧，山中仿佛盈尺。伯桃受冻不过，曰：“我思此去百余里，绝无人家，行粮不敷，衣单食缺，若一人独往，可到楚国，二人俱去，纵然不冻死，亦必饿死于途中，与草木同朽，何益之有？我将身上衣服脱与贤弟穿了，贤弟可独赍此粮，于途强挣而去。我委的行不动了，宁可死于此地。待贤弟见了楚王，必当重用，那时却来葬我未迟。”角哀曰：“焉有此理！我二人虽非一父母所生，义气过于骨肉。我安忍独去而求进身耶？”遂不许，扶伯桃而行。行不十里，伯桃曰：“风雪越紧，如何去得？且于道旁寻个歇处。”见一株枯桑，颇可避雪，那桑下止容得一人，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，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，爇些枯枝，以御寒气。比及角哀取了些火到来，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的，浑身衣服，都脱做一堆放著，角哀大惊曰：“吾兄何为如此？”伯桃曰：“吾寻思无计，贤弟勿自误了，速穿此衣服，负粮前去。我只在此守死。”角哀抱持大哭曰：“吾二人死生同处，安可分离？”伯桃曰：“若皆饿死，白骨谁理？”角哀曰：“若如此，弟情愿解衣与兄穿了，兄可赍粮去，弟宁死于此。”伯桃曰：“我平生多病，贤弟少壮，比我甚强；更兼胸中之学，我所不及。若见楚君，必登显宦；我死何足道哉！弟勿久滞，可宜速往。”角哀曰：“今兄饿死桑中，弟独取功名，此大不义之人也，我不为之。”伯桃曰：“我自离积石山至弟家中，一见如故，知弟胸次不凡，以此劝弟求进；不幸风雪所阻，此吾天命当尽。若使弟亦亡于此，乃我之罪也。”言讫，欲跳前溪觅死。角哀抱住痛哭，将衣拥护，再扶至桑中。伯桃把衣服推开。角哀再欲上前劝解时，但见伯桃神色已变，四肢厥冷，口不能言。以手挥令去。角哀再将衣服拥护，伯桃已是寒入腠理，手直足挺，气息奄奄，渐渐欲绝。角哀寻思：“我若久恋，亦冻死矣；死后谁葬吾兄？”乃于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：“不肖弟此去，望兄阴力相助。但得微名，必当厚葬。”伯桃点头半答，少顷气绝。角哀只得取了衣粮，一步一回顾，悲哀哭泣而去。伯桃死于桑中。后人诗赞云：

寒来雪三尺，人去途千里。长途苦雪寒，何况囊无米？并粮一人生，同行两人死。两死诚何益？一生尚有恃。贤哉左伯桃，陨命成人美。

角哀捱着寒冷，半饥半饱，来至楚国，于旅邸中歇定。次日入城，问人曰：“楚君招贤，何县而进？”人曰：“宫门外设一宾馆，令上大夫裴仲接纳天下之士。”角哀径投宾馆前来，正值上大夫下车。角哀乃向前而揖。裴仲见角哀衣虽褴褛，器宇不凡，慌忙答应。问曰：“贤士何来？”角哀曰：“小生姓羊，双名角哀，雍州人也；闻上国招贤，特来归投。”裴仲邀入宾馆，具酒食以进，宿于馆中。次日，裴仲到馆中探望，将胸中疑义盘问角哀，试他学问如何。角哀百问百答，谈论如流。裴仲大喜，入奏元王。王即时召见，问富国强兵之道。角哀首陈十策，皆切当世之急务。元王大喜，设御宴以待之，拜为中大夫，赐黄金百两，彩缎百疋。角哀再拜流涕。元王大惊而问曰：“卿痛哭者，何也？”角哀将左伯桃脱衣并粮之事，一一奏知。元王闻其言，为之感伤。诸大臣皆为痛惜。元王曰：“卿欲如何？”角哀曰：“臣乞告假，到彼处安葬伯桃已毕，却回来事大王。”元王遂赠已死伯桃为中大夫，厚赐葬资，仍差人跟随角哀车骑同去。角哀辞了元王，径奔梁山地面，寻旧日枯桑之处，果见伯桃死尸尚在，颜貌如生前一般。角哀乃再拜而哭，

呼左右唤集乡中父老，卜地于薄塘之原，前临大溪，后靠高崖，左石诸峰环抱，风水甚好，遂以香汤沐浴伯桃之尸，穿戴大夫衣冠，置内棺外郭，安葬起坟，四围筑墙栽树，离坟三十步，建享堂，塑伯桃仪容，立华表柱，上建牌额，墙侧盖瓦屋，令人看守。造毕，设祭于享堂，哭泣甚切。乡老从人，无不下泪，祭罢，各自散去。

角哀是夜明灯燃烛而坐，感叹不已。忽然一阵阴风飒飒，烛灭复明。角哀视之，见一人于灯影中，或进或退，隐隐有哭声。角哀叱曰：“何人也？辄敢夤夜而入！”其人不言。角哀志而视之，乃伯桃也。角哀大惊，问曰：“兄阴灵不远，今来见弟，必有事故？”伯桃曰：“感贤弟记忆，初登仕路，奏请葬我，更赠重爵，并棺衣衾之美，凡事十全；但坟地与荆轲墓相连近。此人在世时，为刺秦王不中，被戮。高渐离以其尸葬于此。神极威猛，每夜仗剑来骂吾曰：‘汝是冻死饿杀之人，安敢建坟吾上肩，夺吾风水！若不迁移他处，吾发墓取尸，掷之野外！’有此危难，特告贤弟，望改葬于他处，以免此祸。”角哀再欲问之，风起，忽然不见。角哀在享堂中一梦惊觉，尽记其事。天明，再唤乡老，问此处有坟相近否？乡老曰：“松阴中有荆轲墓，墓前有庙。”角哀曰：“此人昔刺秦王不中，被戮，缘何有坟在此？”乡老曰：“高渐离乃此间人，知荆轲被害，弃尸野外，乃盗其尸，葬于此地。每每显灵，土人建庙于此，四时享祭，以求福利。”角哀闻其言，送信梦中之事，引从者迳奔荆轲庙，指其神而骂曰：“汝乃燕帮一匹夫，受燕太子奉养，名姬重宝，尽汝受用，不思良策，以副重长，入秦行事，丧身误国；却来此处惊感乡民，而求祭祀！吾兄左伯桃当代名儒，仁义廉节之士，汝安敢逼之！再如此，吾当毁其庙而发其塚，永绝汝之根本！”骂讫，却来伯桃墓前祝曰：“如荆轲今夜再来，兄当报我。”归至享堂，是夜秉烛以待，果见伯桃哽咽而来，告曰：“感贤弟如此，奈荆轲从人极多，皆土人所献。贤弟可束草为人，以彩为衣，手执器械，焚于墓前。吾得其助，使荆轲不能侵害。”言罢不见。

角哀连夜使人束草为人，以彩为衣，各执刀枪器械，建数十于墓侧，以火焚之，祝曰：“如其无事，亦望回报。”归至享堂，是夜闻风雨之声，如人战敌，角哀出户观之，见伯桃奔走而来，言曰：“弟所焚之人，不得其用，荆轲又有高渐离相助。不久，吾尸必出墓矣。望贤弟早与迁移他处殡葬，免受此祸。”角哀曰：“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！弟当力助以战之！”伯桃曰：“弟阳人也，我皆阴鬼，阳人虽有勇烈，尘世相隔，焉能战阴鬼也？虽芻草之人，但能助喊，不能退此强魂。”角哀曰：“兄且去，弟来日自有区处。”次日，角哀再到荆轲庙中大骂，打毁神像；方欲取火焚庙，只见乡老数人再四哀求曰：“此乃一村香火，若触犯之，恐贻祸于百姓。”须臾之间，土人聚集，都来求告。角哀拗他不过，只得罢了。回到享堂，修一道表章，上谢楚王，言：“昔日伯桃并粮与臣，因此得活，以遇圣主，重蒙厚爵，平生足矣；容臣后世尽心图报。”词意甚切。表付从人，然后到伯桃墓前大哭一场，对从者曰：“吾兄被荆轲强魂所逼，去住无所，我所不忍，欲焚庙掘坟，又恐拗土人之意。宁死为泉下之鬼，力助吾兄，战此强魂。汝等可将吾尸葬于此墓之右，生死共处，以报吾兄并粮料之义。回奏楚君，万乞听纳臣言，永保山河社稷。”言讫，掣取佩剑，自刎而死。从者急救不及，速具衣棺殓殓，埋于伯桃墓侧。

是夜二更，风雨大作，雷电交加，喊杀之声，闻数十里，清晓视之，荆

轲墓上震裂如焚，白骨散于墓前，墓旁松柏和根拔起，庙中忽然起火，烧做白地。乡老大惊，都往羊左二墓前焚香展拜。从者回楚，将此事上奏元王。元王感其义重，差官往墓前建庙，加封上大夫，敕赐庙额曰“忠义之祠”。就立碑以记其事。至今香火不断。荆轲之灵，自此绝矣。土人四时祭祀，祈祷甚灵，有古诗云：

古来仁义包天地，只在人心方寸间。
二土庙前秋日净，英魂常伴月光寒。

（《警世通言》）

李汧公穷邸遇侠客

世事纷纷如弈棋，输赢变幻巧难窥。

但存方寸公平理，恩怨分明不用疑。

话说唐玄宗天宝年间，长安有一士人，姓房名德，生得方面大耳，伟干丰躯。年纪三十以外，家贫落魄，十分淹蹇，全亏着浑家贝氏纺织度日。时遇深秋天气，头上还裹着一顶破头巾，身上穿着一件旧葛衣，那葛衣又逐缕缕绽开，却与蓑衣相似。思想：“天气渐寒，这模样怎生见人？”知道老婆余得两疋布儿，欲要讨来做件衣服。谁知老婆原是小家子出身，器量最狭，却又配着一副悍毒的狠心肠。那张嘴头子，又巧于应变，赛过刀一般快，凭你什么事，高来高就，低来低答，死的也说得活起来，活的也说得死了去，是一个翻唇弄舌的婆娘。那婆娘看见房德没甚活路，靠他吃死饭，常把老公欺负。房德因不遇时，说嘴不响，每事只得让他，渐渐有几分惧内。是日，贝氏正在那里思想，老公恁般的狼狈，如何得个好日？却又怨父母，嫁错了对头，赚了终身，心下正是十分烦恼，恰好触在气头上，乃道：“老大一个汉子，没处寻饭吃，靠着女人过日。如今连衣服都要在老娘身上出豁，说出来可不羞么？”房德被抢白了这两句，满面羞惭。事在无奈，只得老着脸，低声下气道：“娘子，一向深亏你的气力，感激不尽！但目下虽是落薄，少不得有好的日子，权借这布与我，后来发积时，大大报你的情罢！”贝氏摇头道：“老大年纪，尚如此嘴脸，那得你发积？除非天上吊下来，还是去那里打劫不成！你的甜话儿哄得我多年了，信不过。这两疋布，老娘自要做件衣服过寒的，休得指望。”房德布又取不得，反讨了许多没趣。欲待厮闹一场，因怕老婆嘴舌又利，喉咙又响，恐被邻家听见，反妆幌子。敢怒而不敢言，憋口气撞出门去，指望寻个相识告借。

走了大半日，一无所遇。那天却又与他做对头，偏生的忽地发一阵风雨起来。这件旧葛衣被风吹得飕飕如落叶之声，就长了一身寒栗了，冒着风雨，奔向前面一古寺中躲避。那寺名为云华禅寺。房德跨进山门看时，已先有个长大汉子，坐在左廊槛上，殿中一个老僧诵经。房德就向右廊槛上坐下，呆呆的看着天上，那雨渐渐止了，暗道：“这时不走，只怕少刻又大起来。”却待转身，忽掉转头来，看见墙上画了一支禽鸟，翎毛儿、翅膀儿、足儿、尾儿，件件皆有，单单不画鸟头。天下有恁样空脑子的人，自己饥寒尚且难顾，有甚心肠，却评品这画的鸟来！想道：“常闻得人说：画鸟先画头。这画法怎与人不同？却又不画完，是甚意故。”一头想，一头看，转觉这鸟画得可爱，乃道：“我虽不晓此道，谅这鸟头也没甚难处，何不把来续完。”即往殿上与和尚借了一枝笔，蘸得墨饱，走来将鸟头画出，却也不十分丑，自觉欢喜道：“我若学丹青，到可成得！”刚画时，左廊那汉子就捱过来观看，把房德上下仔细一相，笑容可掬，向前道：“秀才，借一步说话。”房德道：“足下是谁？有甚见教？”那汉道：“秀才不消细问，同在下去，自有好处。”房德正在困穷之乡，听见说有好处，不胜之喜。将笔还了和尚，把破葛衣整一整，随那汉子前去。

此时风雨虽止，地上好生泥泞，却也不顾。离了云华寺，直走出升平门，到乐游原旁边。这所在最是冷落。那汉子向一小角门上连叩三声。停了一回，有个人开门出来，也是个长大汉子，看见房德，亦甚欢喜，上前声喏。房德心中疑道：“这两个汉子，他是何等样人？不知请我来有甚好处？”问道：

“这里是谁家？”二汉答道：“秀才到里边便晓得。”房德跨入门里，二汉原把门撑上，引他进去。房德看时，荆蓁满目，衰草满天，乃是个败落花园。弯弯曲曲，转到一个半塌不倒的亭子上，里面又走出十四五汉子，一个个身长臂大，面貌狰狞，见了房德，尽皆满面堆下笑来，道：“秀才请进。”房德暗自惊骇道：“这班人来得蹊跷，且看他有甚话说？”众人迎进亭中，相见已毕，逊在板凳上坐下，问道：“秀才尊姓？”房德道：“小生姓房。不知列位有何说话？”起初同行那汉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众弟兄乃江湖上豪杰，专做这件没本钱的生意。只为俱是一勇之夫，前日几乎弄出事来；故此对天祷告，要觅个足智多谋的好汉，让他做个大哥，听其指挥。适来云华寺墙上画不完的禽鸟，便是众弟兄对天祷告，设下的誓愿，取羽翼俱全，单少头儿的意思。若合该兴隆，天遣个英雄好汉，补足这鸟，便迎请来为头。等候数日，未得其人，且喜天随人愿，今日遇着秀才恁般魁伟相貌，一定智勇兼备，正是真命寨主了。众兄弟今后任凭调度，保个终身安稳快活，可不好么？”对众人道：“快去宰杀牲口，祭拜天地。”内中有三四个，一溜烟跑向后边去了。房德暗讶道：“原来这班人，却是一伙强盗！我乃清清白白的人，如何做恁样事？”答道：“列位壮士在上，若要我做别的事则可，这一樁实不敢奉命。”众人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房德道：“我乃读书之人，还要巴个出身日子，怎肯干这等犯法的勾当？”众人道：“秀才所言差矣！方今杨国忠为相，卖官鬻爵，有钱的，便做大官，除了钱时，就是李太白恁样高才，也受了他的恶气，不能得中；若非辨认番书，恐此时还是个白衣秀士哩。不是冒犯秀才说，看你身上这般光景，也不像有钱的，如何指望官做！不如从了我们，大碗酒大块肉，整套穿衣，论秤分金，且又让你做个掌盘，何等快活散诞！倘若有些气象时，据着个山寨，称孤道寡，也由得你。”房德沉吟未答。那汉又道：“秀才十分不肯时，也不敢相强。但只是来得去不得，不从时，便要坏你性命，这却莫怪！”都向靴里飏的拔出刀来，吓得房德魂不附体，倒退下十数步来道：“列位莫动手，容再商量。”众人道：“从不从，一言而决，有甚商量？”房德想道：“这般荒僻所在，若不依他，岂不白白送了性命，有那个知道？且哄过一时，到明日脱身去出首罢。”算计已定，乃道：“多承列位壮士见爱，但小生平昔胆怯，恐做不得此事。”众人道：“不打紧，初时便胆怯，做过几次，就不觉了。”房德道：“既如此，只得强从列位。”众人大喜，把刀依旧纳在靴中道：“即今已是一家，皆以弟兄相称了。快将衣服来，与大哥换过。好拜天地。”便进去捧出一套锦衣，一顶新唐巾，一双新靴，房德打扮起来，品仪比前更是不同。众人齐声喝采道：“大哥这般人品，莫说做掌盘，就是皇帝，也做得过。”

古语云：“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”房德本是个贫士，这般华服，从不曾着体；如今忽地焕然一新，不觉移动其念，把众人那班说话，细细一味，转觉有理。想道：“如今果是杨国忠为相，贿赂公行，不知埋没了多少高才绝学。像我恁样平常学问，真个如何能勾官做？若不得官，终身贫贱，反不如这班人受用了。”又想道：“见今般深秋天气，还穿着破葛衣，与浑家要疋布儿做件衣服，尚不能勾；及至仰告亲识，又并无一个肯慨然周济。看起来到这班人义气，与他素无相识，就把如此华美衣服与我穿着，又推我为主。便依他们胡做一场到也落过半世快活。却又想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倘被人拿住，这性命就休了！”正在胡思乱想，把肠子搅得七横八竖，疑惑不定。只见众人忙摆香案，抬出一口猪，一腔羊，当天排下，连房德共是十八个好

汉，一齐跪下，拈香设誓，歃血为盟。祭过了天地，又与房德八拜为交，各叙姓名，少顷摆上酒肴，请房德坐了第一席。肥甘美醢，恣意饮啖。房德日常不过黄齏淡饭，尚且自不周全，或觅得些酒肉，也不能勾趁心醉饱。今日这番受用，喜出望外。且又众人轮流把盏，大哥前，大哥后，奉承得眉花眼笑。起初还在欲为未为之间，到此时便肯死心塌地，做这椿事了。想道：“或者我命里合该有些造化，遇着这班弟兄扶助，真个弄出大事业来，也未可知。若是小就时，只做两三次，寻了些财物，即便罢手，料必无人晓得。然后去打杨国忠的关节，觅得个官，岂不美哉！万一败露，已是享用过头，便吃刀吃剮，亦所甘心，也强如担饥受冻，一生做个饿莩。”有诗为证：

风雨萧萧夜正寒，扁舟急桨上危滩。

也知此去波涛恶，只为饥寒二字难。

众人杯来盏去，直吃到黄昏时候。一人道：“今日大哥初聚，何不就发个利市？”众人齐声道：“言之有理。还是到那一家去好？”房德道：“京都富家，无过是延平门王元宝这老儿为最；况且又在城外，没有官兵巡逻，前后路径，我皆熟惯。只这一处，就抵得十数家了。不知列位以为何如？”众人喜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，这老儿我们也在心久矣。只因未得其便，不想却与大哥暗合，足见同心。”即将酒席收过，取出硫磺焰硝火把器械之类，一齐扎缚起来。但见：

白布罗头，鞋兜脚。脸上抹黑搽红，手内提刀持斧。袴裈过膝，
牢拴裹肚；衲袄却齐腰，紧缠搭膊。一队么魔来世界，数群虎豹入山林。

众人结束停当，捱至更余天气，出了园门，将门反撑好了，如疾风骤雨而来。这延平门离乐游原约有六七里之远，不多时就到了。且说王元宝乃京兆尹王鉞的族兄，家有敌国之富，名闻天下。玄宗天子亦尝召见。三日前，被小偷窃了若干财物，告知王鉞，责令不良人捕获，又拨三十名健儿防护。不想房德这班人晦气，正撞在网里。当下众强盗取出火种，引着火把，照耀浑如白昼，轮起刀斧，一路砍门进去。那些防护健儿并家人等，俱从睡梦中惊醒，鸣锣呐喊，各执棍棒上前擒拿。庄前庄后邻家闻得，都来救护。这班强盗见人已众了，心下慌张，便放起火来，夺路而走。王家人分一半救火，一半追赶上去，团团围住。众强盗拼命死战，戳伤了几个庄客。终是寡不敌众，被打翻数人，余皆尽力奔脱。房德亦在打翻数内。一齐绳穿索缚，等至天明，解进京兆尹衙门。王鉞发下畿尉推问。那畿尉姓李名勉，字玄卿，乃宗室之子。素怀忠贞尚义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济世安民之志。只为李林甫、杨国忠，相继为相，妒贤嫉能，病国殃民，屈在下僚，不能施展其才。这畿尉品级虽卑，却是个刑名官儿。凡捕到盗贼，俱属鞠讯。上司刑狱，悉委推勘。故历任的畿尉，定是酷吏，专用那周兴、来俊臣、索元礼遗下有名色的极刑。是那几般名色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犊子悬车可畏，驴儿拔橛堪哀！凤凰晒翅命难捱，童子参禅魂卒。

玉女登梯最惨，仙人献果伤哉！猕猴钻火不招来，换个夜叉望海。

那些酷吏，一来仗刑之威；二来或是权要嘱托，希承其旨；每事不问情真情枉，一味严刑锻炼，罗织成招。任你铜筋铁骨的好汉，到此也胆丧魂惊，不知断送了多少忠臣义士！惟有李勉与他尉不同，专尚平恕，一切惨酷之刑，置而不用，临事务在得情，故此并无冤狱。那一日正值早衙，京尹发下这件事来，十来个强盗，并五六个戳伤庄客，跪在一庭；行凶刀斧，都堆在阶下。李勉举目看时，内中惟有房德，人才雄伟，丰彩非凡，想道：“恁样一条汉

子，如何为盗？”心下就怀个矜怜之念。当下先唤巡逻的，并王家庄客，问了被劫情由；然后又问众盗姓名，逐一细鞫。俱系当下就擒，不待用刑，尽皆款伏。又招出党羽窟穴。李勉即差不良人前去捕缉。问至房德，乃匍匐到案前，含泪而言道：“小人自幼业儒，原非盗辈。止因家贫无措，昨到亲戚处告贷，为雨阻于云华寺中，被此辈以计诱去，威逼入伙，出于无奈。”遂将画鸟及入伙前后事，一一细诉。李勉已是惜其材貌，又见他说得情词可悯，便有意释放他。却又想：“一伙同罪，独放一人，公论难泯。况是上司所委，如何回覆？除非如此如此。”乃假意叱喝下去，分付俱上了枷枷，禁于狱中，俟拿到余堂再问。砍伤庄客，遣回调理。巡逻人记功有赏。发落众人去后，即唤狱卒王太进衙。原来王太昔年因误触了本官，被诬构成死罪，也亏李勉审出，原在衙门服役。那王太感激李勉之德；凡有委托，无不尽力。为此就差他做押狱之长。当下李勉分付道：“适来强人内，有个房德，我看此人相貌轩昂，言词挺拔，是个未遇时的豪杰。有心要出脱他，因碍着众人，不好当堂明放；托在你身上，觑个方便，纵他逃走。”取过三两一封银子，教与他做为盘费，速往远处潜避，莫在近边，又为人所获。王太道：“相公会付，怎敢有违？但恐遗累众狱卒，却如何处？”李勉道：“你放他去后，即引妻小，躲入我衙中，将申文俱做于你的名下，众人自然无事。你在我左右，做个亲随，岂不强如做这贱役？”王太道：“若得相公收留，在衙伏侍，万分好了。”将银袖过，急急出衙，来到狱中，对小牢子道：“新到囚犯，未经刑杖，划教聚于一处，恐弄出些事来。”小牢子依言，遂将众人四散分开，王太独引房德置在一个僻静之处，把本官美意，细细说出，又将银两相赠。房德不胜感激道：“烦禁长哥致谢相公，小人今生若不能补报，死当做犬马酬恩。”王太道：“相公一片热肠救你，那指望报答？但愿你此去，改行从善，莫负相公起死回生之德！”房德道：“多感禁长哥指教，敢不佩领。”捱到傍晚，王太眼同众牢子将众犯尽上囚床，第一个先从房德起，然后挨次而去，王太观众人正手忙脚乱之时，捉空蹇过来，将房德放起，开了枷锁，又把自己旧衣帽与他穿了，引至监门口。且喜内外更无一人来往，急忙开了狱门，捩他出去。房德拽开脚步，不顾高低，也不敢回家，挨出城门，连夜而走。心中思想：“多感畿尉相公救了性命，如今投兀谁好？想起当今惟有安禄山，最为天子宠任，收罗豪杰，何不投之？”遂取路直至范阳。恰好遇见个故友严庄，为范阳长史，引见禄山。那时安禄山久蓄异志，专一招亡纳叛，见房德生得人材出众，谈吐投机，遂留于部下。房德住了几日，暗地差人迎取妻子到彼，不在话下。正是：

挣破天罗地网，撇开闷海愁城。

得意尽夸今日，回头却认前生。

且说王太当晚，只惟家中有事要回，他付众牢子好生照管，将匙钥交付明白，出了狱门，来至家中，收拾囊篋，悄悄领着妻子，连夜躲入李勉衙中，不题。且说众牢子到次早放众囚水火，看房德时，枷锁撇在半边，不知几时逃去了。众人都惊得面如土色，叫苦不迭道：“凭样紧紧上的刑具。不知这死囚怎地捩脱逃走了？却害我们吃屈官司！又不知从何处去的？”四面张望墙壁，并不见块砖瓦落地，连泥屑也没有一些，齐道：“这死囚昨日还哄畿尉相公，说是初犯；到是个积年高手。”内中一人道：“我去报知王狱长，教他快去禀官，作急缉获。”那人一口气跑到王太家，见门闭着，一片声乱敲，那里有人答应。间壁一个邻家走过来，道：“他家昨夜乱了两个更次，

想是搬去了。”牢子道：“并不见王狱长说起迁居，那有这事！”邻家道：“无过止这间屋儿，如何敲不应？难道睡死不成？”牢子见说得有理，尽力把门扳开，原来把根木子反撑的，里边止有几件粗重家伙，并无一人。牢子道：“却不作怪！他为甚么也走了？这死囚莫不到是他卖放的？休管是不是，且都推在他身上罢了。”把门依旧带上，也不回狱，径望畿尉衙门前来，恰好李勉早衙理事，牢子上前禀知。李勉佯惊道：“向来只道王太小心，不想恁般大胆，敢卖放事犯！料他也只躲在左近，你们四散去缉访，获到者自有重赏。”牢子叩头而出。李勉备文报府、王鉷以李勉疏虞防闲，以不职奏闻天子，罢官为民。一面悬榜，捕获房德、王太。李勉即日纳还官诰，收拾起身，将王太藏于女人之中，带回家去。

不因济困扶危意，肯作藏亡匿罪人？

李勉家道素贫，却又爱做清官，分文不敢妄取。及至罢任，依原是个寒士。归到乡中，亲率童仆，躬耕而食。家居二年有余，贫困转剧。乃别了夫人，带着王太并两个家奴，寻访故知。由东都一路，直至河北。闻得故人颜杲卿新任常山太守，遂往谒之。路经柏乡县过，这地方离常山尚有二百余里。李勉正行间，只见一行头踏，手持白棒，开道而来，呵喝道：“县令相公来，还不下马！”李勉引过半边回避。王太远望见那县令，上张皂盖，下乘白马，威仪济济，相貌堂堂。却又奇怪，面庞酷似前年释放的强犯房德。忙报道：“相公，那县令面庞与前年释放的房德一般无二。”李勉也觉县令有些面善，及闻此言，忽然省悟道：“直个像他。”心中颇喜，道：“我说那人是个未遇时的豪杰，今却果然。但不知怎地就得了官职？”欲要上前去问，又恐不是。“若果是此人，只道晓得他在此做官，来与他索报了，莫问罢！”分付王太禁声，把头回转，让他过去。那县令渐渐近了，一眼觑见李勉背身而立，王太也在旁边，又惊又喜。连忙止住从人，跳下马来，向前作揖道：“恩相见了房德，如何不唤一声，反掉转头去？险些儿错过。”李勉还礼道：“本不知足下在此，又恐妨足下政事，故不敢相通。”房德道：“说那里话！难得恩相至此，请到敝衙少叙。”李勉此时，鞍马劳倦，又见其意殷勤，答道：“即承雅情，当暂话片时，”遂上马并辔而行，王太随在后面。不一时，到了县中，直至厅前下马。房德请李勉进后堂，转过左边一个书院中来，为付从人不必跟入，止留一个心腹干办陈颜，在门中伺候，一面着人整备上等筵席。将李勉四个牧口，发于后槽喂养，行李即教王太等搬将入去。又教人传话衙中，唤两个家人来伏侍。那两个家人，一个叫做路信，一个叫做支成，都是房德为县尉时所买。且说房德为何不要从人入去？只因他平日冒称是宰相房玄龄之后，在人前夸炫家世，同僚中不知他的来历，信以为真，把他十分敬重。今日李勉来至，相见之间，恐提起昔日为盗这段情由，怕众人闻得，传说开去，被人耻笑，做官不起。因此不要从人进去，这是他用心之处，当下李勉步入里边去看时，却是向阳一带三间书室，侧边又是两间厢房。这书室庭户虚敞，窗槛明亮，几榻整齐，器皿洁净，架上图书，庭中花卉，铺设得十分清雅。乃是县令休沐之所，所以恁般齐整。

且说房德让李勉进了书房，忙忙的掇过一把椅子，居中安放，请李勉坐下，纳头便拜。李勉急忙扶住道：“足下如何行此大礼？”房德道：“某乃待死之囚，得恩相超拔，又赐赠盘缠，遁逃至此，方有今日。恩相即某之再生父母，岂可不受一拜！”李勉是个忠正之人，见他说得有理，遂受了两拜。房德拜罢起来，又向王太礼谢，引他二人到厢房中坐地，使叮咛道：“倘隶

卒询问时，切莫与他说昔年之事。”王太道：“不消分付，小人自理会得。”房德复身到书房中，扯把椅儿，打横相暗道：“深蒙相公活命之恩，日夜感激，未能酬报，不意天赐至此相会。”李勉道：“足下一时被陷，吾不过因便斡旋，何德之有？乃承如此垂念。”献茶已毕，房德又道：“请问恩相，升在何任，得过敝邑？”李勉道：“吾因释放足下，京尹谕以不职，罢归乡里，家居无聊，故遍游山水，以畅襟怀，今欲往常山，访故人颜太守，路经于此；不想却遇足下，目已得了官职，甚慰鄙意。”房德道：“元来恩相因某之故，累及罢官，某反苟颜窃禄于此，深切惶愧！”李勉道：“古人为义气上，虽身家尚然不顾，区区卑职，何足为道！但不识足下别后，归于何处，得宰此邑？”房德道：“某自脱狱，逃至范阳，幸遇故人，引见安节使，收于幕下，甚蒙优礼，半年后，即署此县尉之职。近以县主身故，遂表某为令。自愧简陋非才，滥叨民社，还要求恩相指教。”李勉虽则不在其位，却素闻安禄山有反叛之志，今见房德乃是他表举的官职，恐其后来党逆，故就他请教上，把言语去规训道：“做官也没甚难处，但要上不负朝廷，下不害百姓，遇着死生利害之处，总有鼎镬在前，斧钺在后，亦不能夺我之志。切勿为匪人所惑，小利所诱，顿尔改节，虽或侥幸一时，实在贻笑千古。足下立定这个主意，莫说为此县令，就是宰相，亦尽可做得的！”房德谢道：“恩相金玉之言，某当终身佩铭。”两下一递一答，甚说得来，少顷，路信来禀：“筵宴已完，请爷入席。”房德起身，请李勉至后堂，看时乃是上下两席。房德教从人将下席移过左旁。李勉见他要旁坐，乃道：“足下如此相叙，反觉不安，还请坐转。”房德道：“恩相在上，侍坐已是僭妄，岂敢抗礼？”李勉道：“吾与足下今已为声气之友，何必过谦！”遂令左右，依旧移在对席，从人献过杯箸，房德安席定位。庭下承应乐人，一行儿摆列奏乐。那筵席杯盘罗列，非常丰盛：

虽无炮凤烹龙，也极山珍海错。

当下宾主欢洽，开怀畅饮，更余方止。王太等另在一边款待，自不必说。此时二人转觉亲热，携手而行，同归书院。房德分付路信，取过一副供奉上司的铺盖，亲自施设衾褥，提携溺器。李勉扯住道：“此乃仆从之事，何劳足下自为！”房德道：“某受相公大恩，即使生生世世，执鞭随镫，尚不能报万一，今不过少尽其心，何足为劳！”铺设停当，又教家人别放一榻，在旁相陪。李勉见其言词诚恳，以为信义之士，愈加敬重，两下挑灯对坐，彼此倾心吐胆，各道生平志愿，情投契合，遂为至交，只恨相见之晚。直至夜分，方才就寝。次日同僚官闻得，都来相访。相见之间，房德只说：“昔年曾蒙识荐，故此有恩！”同僚官又在县主面上讨好，各备筵席款待。话休烦絮，房德自从李勉到后，终日饮酒谈论，也不理事，也不进衙，其侍奉趋承，就是孝子事亲，也没这般尽礼。李勉见怎样殷勤，诸事俱废，反觉过意不去，住了十来日，作辞起身。房德那里肯放。说道：“恩相至此，正好相聚，那有就去之理！须是多住几月，待某拨夫马送至常山便了。”李勉道：“承足下高谊，原不忍言别。但足下乃一县之主，今因我在此，耽误了许多政务，倘上司知得，不当稳便。况我去心已决，强留于此，反不过意！”房德料道留他不住，乃道：“恩相既坚执要去，某亦不好苦留。只是从此一别，后会何期，明日容治一樽，以尽竟日之欢，后日早行何如？”李勉道：“即承雅意，只得勉留一日。”房德留住了李勉，唤路信跟着回到私衙，要收拾礼物馈送。只因这番，有分教李畿尉险些儿送了性命。正是：

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

所以恬淡人，无营心自足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房德老婆贝氏，昔年房德落薄时，让他做主惯了，到今做了官，每事也要乔主张。此番见老公唤了两个家人出去，一连十数日，不见进衙，只道瞒了他做甚事体，十分恼恨。这日见老公来到衙里，便待发作。因要探口气，满脸反堆下笑来，问道：“外边有何事，久不退衙？”房德道：“不要说起，大恩人在此，几乎当面错过。幸喜我眼快瞧见，留得到县里，故此盘桓了这几日。特来与你商量，收拾些礼物送他。”贝氏道：“那里什么大恩人？”房德道：“哎呀！你如何忘了？便是向年救命的畿尉李相公，只为我走了，带累他罢了官职，今往常山去访颜太守，路经于此。那狱卒王太也随在这里。”贝氏道：“元来是这人么？你这打帐送他多少东西？”房德道：“这个大恩人，乃再生父母，须得重重酬报。”贝氏道：“送十疋绢可少么？”房德呵呵大笑道：“奶奶到会说耍话，恁地一个恩人，这十疋绢送他家人也少！”贝氏道：“胡说！你做了个县官，家人尚没处一注赚十疋绢，一个打抽丰的，如何家人便要许多？老娘还要算计哩。如今做我不着，再加十疋，快些打发起身。”房德道：“奶奶怎说出恁样没气力的话来？他救了我性命，又馈赠盘缠，又坏了官职，这二十疋绢当得甚的？”贝氏从来鄙吝，连这二十疋绢还不舍不得的，只为是老公救命之人，故此慨然肯出，他已算做天大事的了，房德兀是嫌少。心中便有些不悦，故意道：“一百疋何如？”房德道：“这一百疋只勾送王太了。”贝氏见说一百疋还只勾送王太，正不知要送李勉多少，十分焦躁道：“王太送了一百疋，畿尉极少也送得五百疋哩。”房德道：“五百疋还不勾。”贝氏怒道：“索性凑足一千何如？”房德道：“这便差不多了。”贝氏听了这话，向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：“啐！想是你失心疯了！做得几时官，交多少东西与我？却来这等大落！恐怕连老娘身子卖来，还凑不上一半哩。那里来许多绢送人？”房德看见老婆发喉急，便道：“奶奶有话好好商量，怎就着恼！”贝氏嚷道：“有甚商量！你若有，自去送他，莫向我说。”房德道：“十分少，只得在库上撮去。”贝氏道：“啧啧，你好天大的胆儿！库藏乃朝廷钱粮，你敢私自用得的！倘一时上司查核，那时怎地回答？”房德闻言，心中烦恼道：“话虽有理，只是恩人又去得急，一时没处设法，却怎生处？”坐在旁边踌躇。

谁想贝氏见老公执意要送恁般厚礼，就是割身上肉，也没这样疼痛，连肠子也急做千百段，顿起不良之念，乃道：“看你枉做了个男子汉，这些事没有决断，如何做得大官？我有个捷径法儿在此，到也一劳永逸。”房德认做好话，忙问道：“你有甚么法儿？”贝氏答道：“自古有言，大恩不报。不如今夜觑个方便，结果了他性命，岂不干净。”只这句话，恼得房德彻耳根通红，大叫道：“你这不贤妇！当初只为与你讨疋布儿做件衣服不肯，以致出去求告相识，被这班人诱去入伙，险些儿送了性命！若非这恩人，舍了自己官职，释放出来，安得今日夫妻相聚？你不劝我行些好事，反教伤害恩人，于心何忍！”贝氏一见老公发怒，又陪着笑道：“我是好话，怎到发恶！若说得有理，你便听了；没理时，便不要听，何消大惊小怪。”房德道：“你且说有甚理？”贝氏道：“你道昔年不肯把布与你，至今恨我么？你且想，我自十七岁随了你，日逐所需，那一件不亏我支持，难道这两疋布，真个不舍得？因闻得当初有个苏秦，未遇时，合家佯为不礼，激励他做到六国丞相。我指望学这故事，也把你激发。不道你时运不济，却遇这强盗，又没苏秦那

般志气，就随他们胡做，弄出事来，此乃你自作之孽，与我什么相干？那李勉当时岂真为义气上放你么？”房德道：“难道是假意？”贝氏笑道：“你枉自有许多聪明，这些事便见不透。大凡做刑名官的，多有贪酷之人，就是至亲至戚，犯到手里，尚不肯顺情。何况与你素无相识，且又情真罪当，怎肯舍了自己官职，轻易纵放了重犯？无非闻说你是个强盗头儿，定有赃物窝顿，指望放了暗地去孝顺，将些去买上嘱下，这官又不坏，又落些人己。不然，如何一伙之中，独独纵你一个？那里知道你是初犯的穷鬼，竟一溜烟走了，他这官又罢休。今番打听在此做官，可了的来了。”房德摇首道：“没有这事，当初放我，乃一团好意，何尝有丝毫别念。如今他自往常山，偶然遇见，还怕误我公事，把头掉转，不肯相见，并非特地来相寻，不要疑坏了人。”贝氏又叹道：“他说往常山乃是假话，如何就信以为真，且不要论别件，只他带着王太同行，便见其来意了。”房德道：“带王太同行便怎么？”贝氏道：“你也忒杀懂！那李勉与颜太守是相识，或者去相访是真了；这王太乃京兆府狱卒，难道也与颜太守有旧去相访？却跟着同走。若说把头掉转不来招揽，此乃冷眼观你，可去相迎？正是他奸巧之处，岂是好意？如果真要到常山，怎肯又住这几多时！”房德道：“他那里肯住，是我再三苦留下的。”贝氏道：“这也是他用心处，试你待他的念头诚也不诚。”房德原是没主意的人，被老婆这班话一耸，渐生疑惑，沉吟不语。贝氏又道：“总来这恩是报不得的！”房德道：“如何报不得？”贝氏道：“今若报得薄了，他一时翻过脸来，将旧事和盘托出，那时不但官儿了帐，只怕当做越狱强盗拿去，性命登时就送。若报得厚了，他做下额子，不常来取索。如照旧馈送，自不必说，稍不满欲，依然揭起旧案，原走不脱，可不是到底终须一结。自古道：‘先下手为强’。今若不依我言，事到其间，悔之晚矣！”房德听说至此，暗暗点头，心肠已是变了。又想了一想，乃道：“如今原是我报他恩德，他却从无一字题起，恐没这心肠。”贝氏笑道：“他还不会见你出手，故不开口。到临期自然有说话的。还有一件，他此来这番，纵无别话，你的前程，已是不能保了。”房德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贝氏道：“李勉至此，你把他万分亲热，衙门中人不知来历，必定问他家人，那家人肯替你遮掩？少不得以直告之。你想衙门人的口嘴，好不利害，知得本官是强盗出身，定然当做新闻，互相传说。同僚们知得，虽不敢当面笑你，背后讲议也经不起，就是你也无颜再存坐得住。这个还算小可的事。那李勉与颜太守即是好友，到彼难道不说，自然一一道知其详。闻得这老儿最古怪的，且又是他属下，倘被遍河北一传，连夜走路，还只算迟了。那时可不依旧落薄，终身怎处！如今急急下手，还可免得颜太守这头出丑。”房德初时，原怕李勉家人走漏了消息，故此暗地叮咛王太。如今老婆说出许多利害，正投其所忌，遂把报恩念头，撇向东洋大海，连称：“还是奶奶见得到，不然，几乎反害自己。但他来时，合衙门人通晓得，明日不见了，岂不疑惑？况那尸首也难出脱。”贝氏道：“这个何难？少停出衙，止留几个心腹人答应，其余都打发去了，将他主仆灌醉，到夜静更深，差人刺死，然后把书院放了一把火烧了，明日寻出些残尸剩骨，假哭一番，衣棺盛殓，那时人只认是火烧死的，有何疑惑！”房德大喜道：“此计甚妙！”便要起身出衙。那婆娘晓得老公心是活的，恐两下久坐久谈，说得入港，又改过念来，乃道：“总则天色还早，且再过一回出去。”房德依着老婆，真个住下，有诗为证：

猛虎口中剑，黄蜂尾上针。

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。

自古道：隔墙须有耳，窗外岂无人。房德夫妻在房说话时，那婆娘一味不舍得这缙正，专意挑唆老公害人，全不提防有人窥听。况在私衙中，料无外人来往，姿意调唇弄舌。不想家人路信，起初闻得贝氏焦躁，便覆在外壁墙上，听他们争多竟少，直至放火烧屋，一句句听得十分仔细，到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原来我主人曾做过强盗，亏这官人救了性命，今反恩将仇报，天理何在！看起来这般大恩人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我奴仆之辈。倘稍有过失，这性命一发死得快了。此等残薄之人，跟他何益。”又想道：“常言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何不救了这四人，也是一点阴鹭。”却又想道：“若放他们走了，料然不肯饶我，不如也走了罢。”遂取些银两，藏在身边，观个空，悄悄闪出私衙，一径奔入书院。只见支成在厢房中烹茶，坐于槛上，执着扇子打盹，也不去惊醒他；竟踅入书院内，看王太时，却都不在；止有李勉正襟据案而坐，展玩书籍。路信走近案旁，低低道：“相公，你祸事到了！还不快走，更待几时？”李勉被这惊不小，急问：“祸从何来？”路信扯到半边，将适才所闻，一一细说，又道：“小人因念相公无辜受害，特来通报，如今不走，少顷就不能免祸了。”李勉听得这话，惊得身子犹如吊在冰桶里，把不住的寒颤，急急为礼，称谢道：“若非足下仗义救我，李勉性命定然休矣！大恩大德，自当厚报。决不学此负心之人。”急得路信跪拜不迭，道：“相公不要高声，恐支成听得，走漏了消息，彼此难保。”李勉道：“但我走了，遗累足下，于心何安？”路信道：“小人又无妻室，待相公去后，亦自远遁，不消虑得。”李勉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随我同往常山？”路信道：“相公肯收留小人，情愿执鞭随镫。”李勉道：“你乃大恩人，怎说此话？只是王太和两个人同去买麻鞋了，却怎么好？”路信道：“待小人去寻来。”李勉又道：“马匹俱在后槽，却怎处？”路信道：“也等小人去哄他带来。”急出书院，回头看支成已不在槛上打盹了。路信即走入厢房中观看，却也不在。原来支成登东厮去了。路信只道被他听得，进衙去报房德，心下慌张，覆转身向李勉道：“相公，不好了！想被支成听见，去报主人了，快走罢！等不及管家矣。”李勉又吃了惊，半句话也应答不出，弃下行李，光身子，同着路信踉踉跄跄抢出书院。衙役见了李勉，坐下的都站起来。李勉两步并作一步，奔出仪门外。天幸恰有承直令尉出入的三骑马系在东廊下。路信心生一计，对马夫道：“快牵过官马来，与李相公乘坐，往西门拜客。”马夫见是县主贵客，且又县主管家分付，怎敢不依，连忙牵过两骑。二人方才上马，王太撞至马前，路信连忙道：“王太叔来得好，快随相公拜客。”又叫马夫带那骑马与他乘坐，齐出县门，马夫紧随马后。路信再对马夫道：“相公因李相公明早要起身往府中去，今晚著你们洗刷李相公的马匹，少停便来呼唤，不必跟随。”马夫听信，便立住脚道：“多谢大叔指教。”三人离县过桥转西，两个从人提了麻鞋从东赶来，问道：“相公那里去的？”王太道：“连我也不晓得。”李勉便喝道：“快跟我走，不必多言！”李勉、路信加鞭策马。王太见家主恁样慌促，正不知要往那里拜客。心中疑惑，也拍马赶上。两个家人也放开脚步，舍命奔赶。看看来到西门，远远望见三人骑牲口鱼贯进城。路信遥望认得是本衙干办陈颜，同着一个令史，那一人却不认识。陈颜和令史见了李勉，滚鞍下马声喏。常言道：“人急计生。”路信便叫道：“李相公管家们还少牲口，何不借陈干办的暂用？”李勉会意，遂收缰勒马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路信向陈颜道：“李相公要去拜客，暂借你的牲口与管

家一乘，少顷便来。”二人巴不得奉承李勉欢喜，指望在本官面前增些好言好语，可有不肯的理么，连声答应道：“相公要用，只管乘去。”等了一回，两个家人带跌的赶到，走得汗淋气喘。陈颜二人将鞭缰送与两个家人手上。上了马，随李勉赶出城门。纵开丝缰，二十个马蹄，翻盖撒钹相似，循着大道，望常山一路飞马而去。正是：

折破玉笼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支成上了东廨转来，烹了茶，捧进书室，却不见了李勉。又遍室寻觅，没个影儿，想道：“一定两日久坐在此，心中不舒畅，往外闲游去了。”约莫有一个时辰，尚不见进来。走出书院去观看，刚至门口，劈面正撞着家主。元来房德被老婆留住，又坐了老大一大回，方起身打点出衙，恰好遇见支成，问：“可见路信么？”支成道：“不见。想随李相公出外闲走去了。”房德心中疑虑，正待差支成去寻觅，只见陈颜来到。房德问道：“曾见李相公么？”陈颜道：“方才在西门遇见。路信说：要往那里去拜客，连小人的牲口，都借与他管家乘坐。一行共五个马，飞跑如云，正不知有甚紧事？”房德听罢，料是路信走漏消息，暗地叫苦。也不再问。覆转身，原入私衙，报与老婆得知。那婆娘听说走了，到吃了一惊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这祸一发来得速矣。”房德见老婆也着了急，慌得手足无措，埋怨道：“未见得他怎地！都是你说长道短，如今到弄出事来了。”贝氏道：“不要急，自古道：‘一不做，二不休。’事到其间，说不得了。料他去也不远，快唤几个心腹人，连夜追赶前去，扮作强盗，一齐砍了，岂不干净。”房德随唤陈颜进衙，与他计较。陈颜道：“这事行不得，一则小人们只好赶承奔走，那杀人勾当，从不曾习惯。二则倘一时有人救应拿住，反送了性命。小人到有一计在此，不消劳师动众，教他一个也逃不脱。”房德欢喜道：“你且说有甚妙策？”陈颜道：“小人间壁，一月前有一个异人，搬来居住，不言姓名，也不做甚生理，每日出外酣醉而归。小人见他来历跷蹊，行踪诡秘，有心去察他动静。忽一日，有一豪士，青布锦袍，跃马而来，从者数人，逢到此人之家，留饮三日方去。小人私下问那从者，宾主姓名，都不肯说。有一个人悄对小人说：‘那人是个剑侠，能飞剑取人之头，又能飞行，顷刻百里。且是极有义气，曾与长安市上代人报仇，白昼杀人，潜踪于此。’相公何不备些礼物前去，只说被李勉陷害，求他报仇。若得应允，便可了事。”贝氏屏风后听得，便道：“此计甚妙！快去求之。”房德道：“多少礼物送去？”陈颜道：“他是个义士，重情不重物，得三百金足矣。”贝氏竭力撺掇，备就了三百金礼物。天色傍晚，房德易了便服，陈颜、支成相随，也不乘马，悄悄的步行到陈颜家里。原来却是一条冷巷，东邻西舍不上四五家，甚是寂静。陈颜留房德到里边坐下，点起灯火，窥探那人。等了一回，只见那人又是酣醉回来。陈颜报知房德。陈颜道：“相公须打点了一班说话，更要屈膝与他，这事方谐。”房德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一齐到了门首，向门上轻轻扣上两个，那人开门出问：“是谁？”陈颜低声答道：“今乃本县知县相公，虔诚拜访义士。”那人道：“这里没有什么义士。”便要关门。陈颜道：“且莫闭门，还有句说话。”那人道：“咱要紧去睡，谁个耐烦！有话明日来说。”房德道：“略话片时，即便相别。”那人道：“有其说话，且到里面来。”三人跨进门内，掩上门儿，引过一层房子，乃是小小客房。房德即倒身下拜道：“不知义士驾临敝邑，有失迎迓，今日幸得识荆，深慰平生。”那人扶住道：“足下乃一县之主，如何行此大礼！岂不失了礼面？况咱并非什么义

士，不要错认了。”房德道：“下官专来拜访义士，安有差错之理！”教陈颜、支成将礼物奉上，说道：“些小薄礼，特奉义士为斗酒之资，望乞哂留。”那人笑道：“咱乃闾阎无赖，四海无家，无一技一能，何敢当义士之称？这些礼物也没用处，快请收去。”房德又躬身道：“礼物虽微，出自房某一点血诚，幸勿峻拒！”那人道：“足下蓦地屈身匹夫，且又赐厚礼，却是为何？”房德道：“请义士收了，方好相告。”那人道：“咱虽贫贱，誓不取无名之物。足下若不说明白，断然不受。”房德假意哭拜于地道：“房某负戴大冤久矣！今仇在目前，无能雪耻；特慕义士是个好男子，赛过聂政、荆轲，故敢斗胆，叩拜阶下；望义士怜念房某含冤负屈，少展半臂之力，刺死此贼，生死不忘大德！”那人摇手道：“我说足下认错了，咱资身尚且无策，安能为人谋大事？况杀人勾当，非同小可，设或被人听见这话，反连累咱家，快些请回。”言罢转身，先向外走。房德上前，一把扯住，道：“闻得义士，素抱忠义，专一除残祛暴，济困扶危，有古烈士之风。今房某身抱大冤，义士反不见怜，料想此仇永不能报矣！”道罢，又假意啼哭。那人冷眼瞧了这个光景，认做真情，方道：“足下真个有冤么？”房德道：“若没大冤，不敢来求义士。”那人道：“既恁样，且坐下，将冤屈之事并仇家姓名，今在何处，细细说来。可行则行，可止则止。”两下遂对面而坐，陈颜、支成站于旁边。房德捏出一段假情，反说：“李勉昔年诬指为盗，百般毒刑拷打，陷于狱中，几遍差狱卒王太谋害性命，皆被人知觉，不致于死。幸亏后官审明释放，得官此邑，今又与王太同来挟制，索诈千金，意犹未尽；又串通家奴，暗地行刺，事露，适来连此奴挈去，奔往常山，要唆颜太守来摆布。”把一片说话，装点得十分利害。那人听毕大怒道：“原来足下受此大冤，咱家岂忍坐视？足下且请回县，在咱身上，今夜往常山一路，打寻此贼，为足下报仇。夜半到衙中复命。”房德道：“多感义士高义！某当秉烛以待。事成之日，另有厚报。”那人作色道：“咱一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那个希图你的厚报？这礼的咱也不受。”说犹未绝，飘然出门，其去如风，须臾不见了。房德与众人惊得目瞪口呆，连声道：“真异人也！”权将礼物收回，待他复命时再送，有诗为证：

报仇凭一剑，重义藐千金。

谁谓奸雄舌，能违烈士心？

且说王太同两个家人，见家主出了城门，又不拜甚客，只管乱跑，正不知为甚缘故。一口气就行了三十余里，天色已晚，却又不寻店宿歇。那晚乃是十三，一轮明月，早已升空，趁着月色，不顾途路崎岖，负命而逃，常恐后面有人追赶，在路也无半句言语，只管趟向前去。约莫有二更天气，共行了六十多里，来到了一个村镇，已是井陘县地方。那时走得人困马乏。路信道：“来路已远，料得无事了，且就此觅个宿处，明日早行。”李勉依言，径投旅店，谁想夜深了，家家闭户关门，无处可宿。直到市梢头，方觅得一个旅店。众人一齐下马，走入店门。将牲口卸了鞍辔，系在槽旁喂料。路信道：“主人家，拣一处洁净所在，与我们安歇。”店家答道：“不瞒客官说，小店房头，没有个不洁净的。如今也止空得一间在此。”店家掌灯引入房中。李勉向一条板凳上坐下，觉得气喘吁吁。王太忍不住问道：“请问相公，那房县主惓惓苦留，明日拨夫马相送，从容而行，有何不美？却反把自己行李弃下，犹如逃难一般，连夜奔走，受这等劳碌！路管家又随着我们同来，是甚意故？”李勉叹口气道：“汝那知就里！若非路管家，我与汝等死无葬身

之地矣。今幸得脱虎口，已谢天不尽了。还顾得什么行李、辛苦？”王太惊问其故。李勉方待要说，不想店主人见他们五人五骑，深夜投宿，一毫行李也无，疑是歹人，走进来盘问脚色，说道：“众客长做甚生意？打从何处来，这时候到此？”李勉一肚子气恨，正没处说，见店主相问，答道：“话头甚长，请坐下了，待我细诉。”乃将房德为盗犯罪，怜其才貌，暗令王太释放，以致罢官；及客游遇见，留回厚款，今日午后，忽然听信老婆谗言，设计杀害，亏路信报知逃脱，前后之事，细说一遍。王太听了这话，连声唾骂：“负心之贼！”店主人也不胜嗟叹。王太道：“主人家，相公鞍马辛苦，快些催酒饭来吃了，睡一觉好赶路。”店主人答应出去。只见床底下忽地钻出一个大汉，浑身结束，手持匕首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吓得李勉主仆魂不附体，一齐跪倒，口称：“壮士饶命！”那人一把扶起李勉道：“不必慌张，自有话说。咱乃义士，平生专抱不平，要杀天下负心之人。适来房德假捏虚情，反说公诬陷，谋他性命，求咱来行刺；那知这贼子恁般狼心狗肺，负义忘恩！早是公说出前情，不然，险些误杀了长者。”李勉连忙叩下头去道：“多感义士活命之恩！”那人扯住道：“莫谢莫谢，咱暂去便来。”即出庭中，纵身上屋，疾如飞鸟，顷刻不见。主仆都惊得吐了舌，缩不上去，不知再来还有什么意。怀着鬼胎，不敢睡卧，连酒饭也吃不下。有诗为证：

奔走长途气上冲，忽然床下起青锋，
一番衷曲殷勤诉，唤醒奇人睡梦中。

再说房德的老婆，见丈夫回来，大事已就，礼物原封不动，喜得满脸都是笑靥，连忙整备酒席，摆在堂上，夫妻秉烛以待。陈颜也留在衙中候候。到三更时分，忽听得庭前宿鸟惊鸣，落叶乱坠，一人跨入堂中。房德举目看时，恰便是那个义士，打扮得如天神一般，比前大似不同，且惊且喜，向前迎接。那义士全不谦让，气忿忿的大踏步走入去，居中坐下。房德夫妻叩拜称谢。方欲启问，只见那义士十分忿怒，飏地掣出匕首，指着骂道：“你这负心贼子！李畿尉乃救命大恩人，不思报效，反听妇人之言，背恩反噬。既已事露逃去，便该悔过，却又假捏虚词，哄咱行刺。若非他道出真情，连咱也陷于不义。刷你这负心贼一万刀，方出咱这点不平之气！”房德未及措办，头已落地。惊得贝氏慌做一堆。平时且是会说会讲，到此心胆俱裂，嘴犹如胶漆粘牢，动弹不得。义士指着骂道：“你这泼贼狗妇！不劝丈夫行善，反教他伤害恩人。我且看你肺肝是怎样生的！”托地跳起身来，将贝氏一脚踢翻，左脚踏住头发，右膝捺住两脚，这婆娘连叫：“义士饶命！今后再不敢了。”那义士骂道：“泼贼淫妇！咱也到肯饶你，只是你不肯饶人。”提起匕首向胸膛上一刀，直剖到脐下。将匕首啣在口中，双手拍开，把五脏六腑，抠将出来，血沥沥提在手中，向灯下照着道：“咱只道这狗妇肺肝与人不同，原来也只如此，怎生恁般狠毒！”遂撇过一旁，也割下首级，两颗头结做一堆，盛在革囊之中。揩抹了手上血污，藏了匕首，担起革囊，步出庭中，踰垣而去。

说时义胆包天地。话起雄心动鬼神。

再说李勉主仆在旅店中，守至五更时分，忽见一道金光，从庭中飞入。众人一齐惊起，看时正是那义士。放下革囊，说道：“负心贼已被咱剖腹屠肠，今携其首在此，”放下革囊，取出两颗首级。李勉又惊又喜，倒身下拜道：“足下高义，千古所无！请示姓名，当图后报。”义士笑道：“咱自来

没有姓名，亦不要人酬报，前咱从床下而来，日后设有相逢，竟以‘床下义士’相呼便了。”道罢，向怀中取一包药儿，用小指甲挑了少许，弹于首级断处，举手一拱，早已腾上屋檐，挽之不及，须臾不知所往。李勉见弃下两个人头，心中慌张，正没摆布，可霎作怪，看那人头时，渐渐缩小，须臾化为一搭清水，李勉方才放心。坐至天明，路信取些钱钞，还了店家，收拾马匹上路。

又行了两日，方到常山，径入府中，拜谒颜太守。故人相见，喜笑颜开，遂留于衙署中安歇。颜太守也见没有行李，心中奇怪，问其缘故。李勉将前事一一诉出，不胜骇异。过了两日，柏乡县将县宰夫妻被杀缘由，申文到府。原来是夜陈颜、支成同几个奴仆，见义士行凶，一个个惊号鼠窜，四散躲避。直至天明，方敢出头。只见两个没头尸首，横在血泊里，五脏六腑，都抠在半旁，首级不知去向；桌上器皿，一毫不失。一家叫苦连天，报知主簿县尉，俱吃一惊，齐来验过。细询其情，陈颜只得把房德要害李勉，求人行刺始末说出。主簿县尉，即点起若干做公的，各执兵器，押陈颜作眼，前去捕获刺客。那时轰动合县人民，都跟来看。到了冷巷中，打将人去，惟有几间空房，那见一个人影。主簿与县尉商议申文，已晓得李勉是颜太守的好友，从实申报，在他面上，怕有干碍。二则又见得县主簿德，乃将真情隐过，只说半夜被盗越人私衙，杀死县令夫妇，窃去首级，无从捕获。两下周全其事。一面买棺盛殓。颜太守依拟，申文上司。那时河北一路，都是安禄山专制，知得杀了房德，岂不去了一个心腹，倒下回文，着令严加缉获。李勉闻了这个消息，恐怕缠到身上，遂作别颜太守，回归长安故里。恰好王鉷坐事下狱，凡被劾罢官，尽皆起任。李勉原起畿尉，不上半年，即升监察御史。

一日，在长安街上行过，只见一人身衣黄衫，跨下白马，两个胡奴跟随，望着节导中乱撞。从人呵喝不住。李勉兴目观看，却是昔日那床下义士。遂滚鞍下马，鞠躬道：“义士别来无恙？”那义士笑道：“亏大人还认得咱家。”李勉道：“李某日夜在心，安有不认之理？请到敝衙少叙。”义士道：“咱另日竭诚来拜，今日实不敢从命，倘大人不弃，同到敝寓一话，何如？”李勉欣然相从，并马而行，来到庆元坊，一个小角门内入去。过了几重门户，忽然显出一座大宅院，厅堂屋舍，高耸云汉。奴仆趋承，不下数百。李勉暗暗点头道：“真是个异人。”请入堂中，重新见礼，分宾主而坐。顷刻摆下筵席，丰富胜于王侯。唤出家乐与在庭前奏乐，一个个都是明眸皓齿，绝色佳人。义士道：“随常小饮，不足以供贵人，幸勿见怪！”李勉满口称谢。当下二人席间谈论些古今英雄之事，至晚而散。次日李勉备了些礼物，再来拜访时，止存一所空宅，不知搬向何处去了。嗟叹而回。后来李勉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为汧国公。王太、路信，亦扶持做个小小官职。诗云：

从来恩怨要分明，将怨酬恩最不平。
安得剑仙床下士，人间遍取不平人！

（《醒世恒言》）

李公佐巧解梦中言
谢小娥智擒船上盗

赞云：

士或巾帼，女或弁冕。
行不逾阃，谟能致远。
赌彼英英，惭斯谏谏。

这几句赞，是赞那有智妇人，赛过男子。假如有一种能文的女子，如班婕妤、曹大家、鱼玄机、薛校书、李季兰、李易安、朱淑真之辈，上可以并驾班扬、下可以齐驱庐骆。有一种能武的妇子，如夫人城、娘子军、高凉洗氏、东海吕母之辈智略可方韩白，雄名可赛关张；有一种善能识人的女子，如卓文君、红拂妓、王浑妻钟氏、韦皋妻母苗氏之辈，俱另具法眼，物色尘埃。有一种报仇雪耻女子，如孙翊妻徐氏、董昌妻申屠氏、庞娥亲、邹仆妇之辈，俱中怀胆智，力歼强梁。又一种希奇作怪，女扮为男的女子，如秦木兰、南齐东阳娄逞、唐贞元孟姬、五代临邛黄崇嘏，俱以权济变，善藏其用，窈窕佳人，即不被人识破，又能自保其身，多是男子汉未必做得来的。算得是极巧极难的了。

而今更说一个遭遇大难，女扮男身，用尽心机，受尽苦楚，又能报仇，又能守志，一个绝奇的女人，真个是千古罕闻！有诗为证：

侠概惟推古剑仙，除凶雪恨只香烟。
谁知估客王奇女，只手能翻两姓冤。

这段话文，乃是唐元和年间，豫章郡有个富人，姓谢，家有巨产，隐名在商贾间。他生有一女，名唤小娥，年八岁，母亲早丧。小娥虽小，身体壮健如男子形。父亲把他许了历阳一个侠士，姓段名居贞，那人负气仗义，交游豪俊，却也在江湖上做大贾。谢翁慕其声名，虽是女儿尚小，却把来许下了他。两姓合为一家，同舟载货，往来吴楚之间。两家弟兄子侄僮仆等众，约有数十人，尽在船内，贸易顺济，辘重充盈，如是几年，江湖上都晓得是谢家船，昭耀耳目。此时小娥年已十四岁，方才与段居贞成婚，未及有月。忽然一日，舟行至鄱阳湖口，遇着几只江洋大盗的船，各执器械，团团围住。为头的两人，当先跳过船来。先把谢翁与段居贞一刀一个，结果了性命。以后众人一齐动手，排头杀去，总是一个船中，躲得在那里？间有个把慌忙奔出舱外，又被盗船上人命去杀了，或有得跳在水中，只好图个全尸了。湖水溜急，总无生理。谢小娥还亏得溜撒，忙自去撞在舵上，一个失脚，跌下水去了。

众盗席卷舟中财宝金帛一空，将死尸尽抛在湖中，弃船而去。小娥在水中漂流，恍惚之间，似有神明护持，流到一只渔船边。渔人夫妻两个，捞救起来，见是一个女人，心头尚暖。知是未死，拿几件破衣破袄，替他换下湿衣，放在舱中睡着。小娥口中泛出无数清水，不多几时，醒将转来，见身在渔船中。想着父与夫被杀光景，放声大哭。渔翁夫妇，问其缘故，小娥把湖中遇盗，父夫两家人口，尽被杀害情由，说了一遍。原来谢翁与段侠士之名，著闻江湖上，渔翁也多曾受他小惠过的，听说罢，不胜惊异，就权留他在船中调理了几日，小娥觉得身子好了，他是个点头会意的人，晓得渔船上生理淡薄，便想道：“我怎好搅扰得他？不免辞谢了他，我自上岸，一路乞食，再图安身立命之处。”小娥从此别了渔翁夫妇，沿途抄化到建业上元县有个

妙果寺，内有尼僧。有个住持尼净悟见小娥言语伶俐，说着遭难因由，好生哀怜，就留他住寺中，心里要留他做个徒弟。小娥也情愿出家道：“一身无归，毕竟是皈依佛门，可了终身。但父夫被杀之仇未复，不敢便自落发，且随缘度日，以待他年再处。”小娥自此日间在外乞化，晚间便归寺中安宿。晨昏随着净悟做功果，稽首佛前，心里就默祷祈求报应。只见一个夜间，梦见父亲谢翁来对他道：“你要晓得杀我的人姓名，有两句谜语，你牢牢记着：车中猴，门东草。”

就罢，正要再问，父亲撒手而去。大哭一声，飒然惊觉。梦中之语，明明记得，只是不解。隔得几日，又梦见丈夫段居贞来对他说：“杀我的人姓名，也是两句谜语：禾中走，一日夫。”

小娥连得了两梦，便道：“此是亡灵未泯，故来显应。只是如何不把真姓名说了？却用此谜语，想是冥冥之中，天机不可轻泄，所以如此。如今即有这十二字谜语，必有一解说。虽然我自家不省得，天下岂少聪明的人？不问好歹，求他解说出来。遂走到净悟房中，说了梦中之言，就将一张纸，写着十二字，藏在身边了。对净悟道：“我出外乞食，逢人便拜求去。”净悟道：“此间瓦官寺有个高僧，法名齐物，极好学问，多与官员士大夫往来，你将此十二字到彼求他一辨，他必能参透。”小娥依言，径到瓦官寺求见齐公，稽首毕。便道：“弟子有冤在身，梦中得十二字谜语，暗藏人姓名，自家愚懵，参解不出，拜求老师父解一解。”就将袖中所书一纸，双手递与齐公。齐公看了，想着一会，摇首道：“解不得，解不得。但老僧此处来往人多，当记着在此，逢人问去。倘遇着高明之人解得，当以相告。”小娥又稽首道：“若得老师父如此留心，感谢不尽。”自此谢小娥沿街乞化，逢人便把这几句话请问。齐公有客来到，便举此谜语相商。小娥也时时到寺中问齐公消息，如此多年，再没一个人解得出。说话的，若只是这样解不出，那两个梦不是枉做了！看官，不必性急，凡事自有个机缘。此时谢小娥机缘未到，所以如此。机缘到了，自然遇着凑巧的。

却说元和八年春，有个洪州判官李公佐在江西解任，扁舟东下，停泊建业，到瓦官寺游耍。僧齐公一向与他相厚，出来接陪了。登阁眺远，谈古说今。语话之次，齐公道：“檀越博闻阅览，今有一谜语，请檀越一猜！”李公佐笑道：“吾师好学，何至及此穉子戏？”齐公道：“非是作戏，有个缘故。此间孀妇谢小娥示我十二字谜语，每来寺中求解，说道：‘中间藏着仇人姓名。’老僧不能解辨，遍示来往游客，也多懵然，已多年矣。故此求明公一商之。”李公佐道：“是何十二字？且写出来我试猜看。”齐公就取笔把十二字写出来，李公佐看了一遍道：“此定可解，何至无人识得？”遂将十二字，念了又念，把头点了又点，靠在窗栏上，把手在空中画了又画。默然凝想了一会，拍手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万无一差！”齐公速要请教，李公佐道：“且未可说破，快去召那个孀妇来，我解与他。”齐公即叫行童到妙果寺寻取谢小娥来。齐公对他道：“可拜见了此间官人，此官人能解谜语。”小娥依言，上前拜见毕。公佐开口问道：“你且说你的根由来。”小娥呜呜咽咽哭将起来，好一会说话不出。良久，才说道：“小妇人父及夫，俱为江洋大盗所杀。以后梦见父亲来，说道：‘杀我者，车中猴，门东草。’又梦见夫来说道：‘杀我者，禾中走，一日夫。’自家愚昧，解说不出。遍问傍人。再无人省悟。历年已久，不识姓名，报冤无路，啣恨无穷！”说罢又哭。李公佐笑道：“不须烦恼！依你所言，下官俱已审详在此了。”小娥住了哭，

求明示。李公佐道：“杀汝父者是申兰；杀汝夫者，是申春。”小娥道：“尊官何以解之？”李公佐道：“‘车中猴’，‘车’中去上下各一画，是‘申’字，申属猴，故曰：‘车中猴’。‘草’下有‘门’‘门’中有‘东’乃‘兰’字也。又‘禾中走’，是穿田过，‘田’出两头，亦是‘申’字也。‘一日夫’者，‘夫’字加一画，下一‘日’，是‘春’字也。杀汝父，是申兰；杀汝夫，是申春，足可明矣。何必更疑？”齐公在旁听解罢，抚掌大笑道：“数年之疑，一日豁然，非明公聪鉴盖世，何能及此？”小娥愈加恸哭道：“若非尊官，到底不晓仇人名姓。冥冥之中，负了父夫。”再拜叩谢，就向齐公借笔来，将‘申兰申春’四字写在内襟一条带子上了，拆开里面，反将转来，仍旧缝好。李公佐道：“写此做甚？”小娥道：“即有了主名，身虽女子，不问那里，誓将访杀此二贼，以复其冤！”李公佐向齐公叹道：“壮哉！壮哉！然此事却非容易！”齐公道：“‘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’，此妇坚贞之性，数年以来，老僧颇识之，彼是不肯做浪语的。”小娥因问齐公道：“此间尊官姓氏宦族，愿乞示知，以记不忘。”齐公道：“此官人是江西洪州判官李二十三郎也。”小娥再三顶礼念诵，流涕而去。李公佐饮罢了酒，别了齐公下船解缆，自往家里，话分两头。

却说小娥自得李判官解辨二盗姓名，便立心寻访，自念身是女子，出外不便。心生一计，将累年乞化所得银钱，买了衣服，打扮作男子模样，改名谢保。又买了利刃一把，藏在衣襟底下。想道：“在湖里遇的盗，必是原在江湖上走，方可探听消息。”日逐在埠头伺候，看见船上有雇人的，就随了去佣工度日。在船上时，操作勤谨，并不懈怠。人都喜欢雇他，他也不拘一个船上，若雇着的，便去。商船上下往来之人，看看多熟了。水火之分，小心谨秘，并不露一毫破绽出来。但是船到之处，不论那里，上岸挨身察听体访，如此年余，竟无消耗。一日随着一个商船到浔阳郡，上岸行走，见一家人家竹户上有纸榜一张，上写道：“雇人使用，愿者来投。”小娥问邻居之人：“此是谁家？要雇工人。”邻人答道：“此是申家，家主叫申兰，是申大官人，时常要到江湖上做生意，家里止是些女人，无个得力男子看守，所以雇唤。”小娥听得“申兰”二字，触动其心，心里便道：“果然有这个姓名，莫非正是此贼？”随对邻人说道：“小人情愿投凭佣工，烦劳引进则个。”邻人道：“申家急缺人用，一说便成的。只要做个东道谢我。”小娥道：“这个自然了。”邻人问了小娥姓名地方，就引了他，一径走进申家。只见里面踮出一个人来，你道生得如何？但见：

伛兜怪脸，尖下颏，生几茎黄须；突兀高颧，浓眉毛，压一双赤眼。

出言如虎啸，声撼半天风雨寒；行步似狼奔，影摇千尺龙蛇动。远观是丧船上方相，近觑乃山门外金刚。

小娥见了吃一惊，心里道：“这个人岂不是杀人强盗么？”便自十分上心，只见邻人道：“大官人要雇人，这个人姓谢名保！也是我们江西人，他情愿投在大官人门下使唤。”申兰道：“平日作何生理的？”小娥答应道：“平日专在船上趁工度日，埠头船上多有认得小人的。大官人去问问看就是。”申兰家离埠头不多远，三人一同走到埠头来，问问各船上，多说着谢保勤紧小心，志诚老实，许多好处。申兰大喜，小娥就在埠头一个认得的经纪家里，借着纸墨笔砚，自写了佣工文契，央邻人做了媒人，交与申兰收着。申兰就领了他，同邻人到家里来，取酒出来请媒，就叫他陪侍。小娥就走到厨下，掇东掇西，送酒送茶，且是熟分。申兰取出二两工银，先交与他了。

又取二钱银子，做了媒钱。小娥也把自己银，秤出二钱来送那邻人。邻人千欢万喜，作谢自去了。申兰又领小娥去见妻子蔺氏，自此小娥只在申兰家里佣工。小娥心里看见申兰动静，明知是不良之人，想着梦中姓名，必然有据，大分是仇人。然要哄得他喜欢亲近，方好探其真确，乘机取事。故此千唤千应，万使万当，毫不逆着他一些事故。也是申兰冤业所在，自见小娥便自分外喜欢，又见他得用，日加亲爱，时刻不离左右，没一句说话不与谢保商量，没一件事体不叫谢保营干，没一件东西不托谢保收拾。已做了申兰贴心贴腹之人，因此金帛财宝之类，尽在小娥手中出入，看见旧时船中掠去锦绣衣服，宝玩器皿等物，都在申兰家里。正是：

见鞍思马，睹物伤情。

每遇一件，常自暗中哭泣多时，方才晓得梦中之言有准，时刻不忘仇恨。却又怕他看出，愈加小心。又听得他说有个堂兄弟叫作二官人，在隔江独树浦居住。小娥心里想道：“这个不知可是申春否？父梦即应，夫梦也必不差。只是不好问得姓名，怕惹疑心！如何得他到来，便好探听。”却是小娥自到申兰家里，只见申兰口说：“要到二官人家去”，便去了经月方回，回来必然带好些财帛归家，便分付交与谢保收拾，却不曾见二官人到这里来。也有时口说：“要带谢保同去走走”，小娥晓得是做私商勾当，只推家里脱不得身，申兰也放家里不下，要留谢保看家，再不提起了。但是出外去，只留小娥与妻蔺氏同一两个丫环看守，小娥自在外厢歇宿照管。若是蔺氏有甚差遣，无不遵依停当，合家都喜欢他是万全可托得力的人了。说话的，你差了，小娥既是男扮了，申兰如何肯留他一个寡汉伴着妻子在家？岂不疑他生出不伶俐事来？看官，又有一说，申兰是个强盗中人，财物为重，他们心上有甚么闺门礼法？况且小娥有心机，申兰平日毕竟试得他老实头，小心不过的，不消虑得到此，所以放心出去，再无别说。

且说小娥在家多闲，乘空便去交结那邻近左右之人，时常买酒买肉，破费钱钞在他们身上。这些人见了小娥无不欢喜契厚的。若看见有个把豪气的，能事了得的，更自十分倾心结纳，或救济他贫乏，或结拜弟兄。总是做申兰这些不义之财不着，申兰财物来得容易，又且信托他的，那里来查他细帐，落得做人情。小娥又报仇心重，故此先下功夫，结识这些党羽在那里，只为未得申春消息，恐怕走了风脱了仇人，故此申兰在家时，几番好下得手，小娥忍住不动。期待时至而行，如此过了两年有零。忽然一日，有人说：“江北二官人来了。”只见一个大汉同了一伙拳长臂大之人，走将进来，问道：“大哥何在？”小娥应道：“大官人在里面，等谢保去请出来。”小娥便去对申兰说了。申兰走到堂前来道：“二弟多时不来了，甚风吹得到此？况且又同众兄弟来到，有何说话？”二官人道：“小弟申春，今日江上获得两个二十斤来重的大鲫鱼，不敢自吃，买了一罐酒来，与大哥同享。”申兰道：“多承二弟厚意，如此大鱼，也是罕物！我辈得神道福祐多年，我意欲将此鱼此酒再加些鸡肉果品之类，祭一祭神，以谢福庇。然后我们同散福受饮方是。不然只一味也不好下酒，况列位在此，无有我不破钞，反吃白食的。二弟意下如何？”众人拍手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申兰就叫：“谢保过来，见了二官人！”道：“这是我家佣工，极是老实勤紧，可托的。”就分付他去买办食物，小娥领命走出，一霎时就办得齐齐整整，摆列起来。申春道：“此人果是能事，怪道大哥出外，放得家里下。元来有这样得力人在这里！”众人都赞叹一番，申兰叫谢保把福物摆在一个家堂供养神道前了，申春道：

“须得写众人姓名，通诚一番，我们几个都识字不透，这事却来不得。”申兰道：“谢保写得好字。”申春道：“又会写字，难得！难得！”小娥就走去，拿了纸笔，排头写来，少不得申兰申春为首，其余各报将名来，一个个写了。小娥一头写着，一头记着，方晓得果然这个叫做申春，献神已毕，就将福物收去，整理一整理，重新摆出来。大家欢哄饮啖，却不提防小娥是有心的，急把众人名字，一个个都记将出来，写在纸上，藏好了。私自叹道：“好个李判官！精悟玄鉴，与梦语符合如此，此乃我父我夫，精灵不眠，天启其心。今日仇人都在，我志将就了。”急急走来伏侍，只拣大碗频频斟与兰、春二人。二人都是酒徒，见他如此殷勤，一发喜欢。大碗价只顾吃了，那里猜他有甚别意？天色将晚，众贼俱已酣醉，各自散去。只有申春留在这里过夜未散。小娥又满满斟了热酒，奉与申春道：“小人谢保到此两年，不曾伏侍二官人，今日小人借花献佛，多敬一杯。”又斟一杯与申兰道：“大官人请陪一陪。”申春道：“好个谢保，会说会劝。”申兰道：“我们不要辜负他孝敬之意，尽量多饮一杯才是。”又与申春说谢保许多好处，小娥谦称一句，就献一杯，不干不住，两个被他灌得十分酩酊。

元来江边苦无好酒，群盗只吃得是烧刀子，这一罐是他们因要尽兴，买那真正堆花烧酒，是极狠的。况吃得多了，岂有不醉之理？申兰醉极苦热，又走不动了，就在庭中袒了衣服倒了。申春也要睡，还走得动。小娥就扶他到一个房里床上眠好了，走到里面看时，元来藺氏在厨下治酒时，闻得酒香扑鼻。因吃夜饭，也自吃了碗把，两个丫环递酒出来，各个偷些尝尝。女人家经得多少浓味，一个个伸腰打盹，却象着了孙行者瞌睡虫的。小娥见如此光景。想道：“此时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？”又想道：“女人不打紧，只怕申春这厮未睡得稳，却是利害！”就拿把锁，把申春睡的房门，锁好了。走到庭中，衣襟内拔出佩刀，把申兰一刀砍了他头，欲待再杀申春，终究是女人家。见申春起初走得动，只怕还未甚醉，不敢轻惹他。忙走出来邻里间，叫道：“有烦诸位与我出力，拿贼则个。”邻人多是平日与他相好的，听得他的声音，多走将拢来，问道：“贼在那里？我们帮你去拿。”小娥道：“非是小可的贼，乃是江洋杀人的大强盗，赃证都在，今被我灌醉锁住在房中。须赖众力擒他。”小娥平日结识的好些好事的人在内，见说是强盗，都摩拳擦掌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小娥道：“就是小人的主人与他兄弟，惯做强盗，家中货物千万，都是赃物。”内中也有的道：“你在他家中，自然知他备细不差。只是没有失主被害，不好卤莽得！”小娥道：“小人就是被害失主，小人父亲与一个亲眷，两家数十口，都被这伙人杀了。而今家中金银器皿上还有我的名字记号，须认得出的。”一个老成的道：“此话是真，那申家踪迹可疑，身子常不在家，又不做生理，却如此暴富。我们只是查不着他的实踪迹，又怕他凶暴，所以不敢发觉。今既有谢小哥做证，我们助他一臂擒他兄弟两个送官，等他当官追究为是。”小娥道：“我已手杀一人，只须列位助擒得一个。”众人见说：“已杀了一人”，晓得事体必要经官，又且与小娥相好的多，恨申兰的也不少。一齐点了火把，望申家门里进来。只见申兰已挺尸在血泊里，开了房门，申春鼾声如雷，还在睡梦。众人把绳索捆住，申春还挣扎道：“大哥不要取笑！”众人骂他：“强盗！”他兀自未醒，众人捆好了，一齐闯进内房来。那藺氏饮酒不多，醒得快，惊起身来，见了众人火把，只道是强盗上了，口里道：“终日去打劫人，今日却有人来打劫了！”众人听得一发道：“谢保之言为实。”喝道：“胡说！谁来打劫你家？你家

强盗事发了，”也把蔺氏与两个丫环，拴将起来。蔺氏道：“多是丈夫与叔叔做的事，须与奴家无干。”众人道：“说不得，自到当官去对。”此时小娥恐人多抢散了赃物，先已把平日收贮之处，安顿好了，拿封锁着，明清地方加封，告官起发。

闹了一夜，明日押进浔阳郡来，当阳太守张公升堂，地方人等解到一千人犯。小娥手执仇词，首告人命强盗重情，此时申春宿酒已醒，明知事发。见对理的，却是谢保。晓得哥哥平日有海底眼在他手里，却不知其中就里，乱喊道：“此是雇工背主，假捏出来的事。”小娥对张太守指着申春道：“他兄弟两个为首，十年前杀了豫章客谢段二家数十人，如何还要抵赖？”太守道：“你敢在他家佣工同做此事？而今待你有些不是处，你先出首了么？”小娥道：“小人在他家佣工，止得二年。此是他十年前事。”太守道：“这等，你如何晓有？有甚凭据。”小娥道：“他家中所有物件，还有好些是谢段二家之物，即此便是凭据。”太守道：“你是谢家何人？却认得是。”小娥道：“谢是小人的父家；段是小人夫家。”太守道：“你是男子，如何说是夫家？”小娥道：“爷爷容禀，小妇人实是女人，不是男子。只因两家都被二盗所杀，小妇人撞入水中，遇救得活。后来父夫托梦说，杀人姓名，乃是十二个字谜，解说不出，便问识者，无人参破。幸有洪州李判官解得是申兰申春。小妇人就改妆作男子，遍历江湖，寻访此二人。到得此郡，有出榜雇工者，问是申兰！小妇人有心，就投了他家。看见他出没踪迹，又认识旧物，明知他是大盗，杀父的仇人！未见申春，不敢动手。昨日方才同来饮酒，故此小妇人手刃了申兰，叫彼地方同擒了申春，只此是实。”太守见说希奇，就问道：“那十二字谜语，如何的？”小娥把十二字，念了一遍。太守道：“如何就是申兰、申春？”小娥又把李公佐所解之言，照前述了一遍。太守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，是。快哉！李君明悟若此！他也与我有交，此事是真无疑。但你既是女人扮作男子，非止一日，如何得不被人看破？”小娥道：“小妇人冤仇在身，日夜提心吊胆，岂有破绽露出在人眼里？若稍有泄漏，冤仇怎报得成？”太守心中叹道：“有志哉！此妇人也。”又唤地方人等起来，问着事由。地方把申家向来踪迹可疑，及谢保两年前雇工，昨夜杀了申兰，协同擒了申春，并他家属，今日解府的话，备细述了一遍。太守道：“赃物何在？”小娥道：“赃物向托小妇人掌管，昨夜眼同地方，封好在那里。”太守即命公人押了小娥与地方，同到申兰家起赃。金银财货，何止千万。小娥俱一一登有簿籍，分毫不爽。即时送到府堂，太守见金帛满庭，知盗情是买。把申春严刑拷打，蔺氏亦拶指，都抵赖不得，一一招了。太守又究余党，申春还不肯说，只见小娥袖中取出所抄的名姓，呈上太守道：“这便是群盗的名了。”太守道：“你如何得知凭细？”小娥道：“是昨日叫小妇人写，连名字祭神的。小妇人默自抄记，一人也不差。”太守一发叹赏他能事！便唤申春研问着这些人住址，逐名注明了，先把申春下在牢里。蔺氏丫环讨保官卖，然后点起兵快，登时往各处拘拿。正似瓮中捉鳖，没有一个走脱得的，齐齐擒到，俱各无词。太守尽问成重罪，同申春下在死牢里。乃对小娥道：“盗情已真不必说了。只是你不待报告，擅行杀戳，也该一死。”小娥道：“大仇已报，立死无恨。”太守道：“法上虽是如此，但你孝行可嘉，志气堪敬，不可以常律相拘！待我申请朝廷，讨个明降，免你死罪。”小娥叩首称谢，太守叫押出取保。小娥禀道：“小妇人而今事迹已明，不可复与男子邂逅，只求发在尼庵，听候发落为便。”太守道：“一发说得是，”就叫押

在附近尼庵，讨个收管，一面听候圣旨发落。太守就将备细情节奏上，内云：

“谢小娥立志报仇，梦寐感通，历年乃得，明系父仇，又属真盗，不惟擅杀之条，原情可免，又且矢志之事，孝行可旌！云云。

元和十二年四月

明旨批下，谢小娥节行异人，准奏免死，有司旌表其庐，申春即行处斩。不一日到浔阳郡府堂开读了毕，太守命牢中取出申春等死囚来，读了犯由牌，押赴市曹处斩。小娥此时已复了女装，穿了一身素服，法场上看斩了申春，再到府中拜谢张公，张公命花红鼓乐，送他归本里。小娥道：“父死夫亡，虽蒙相公奏请朝廷恩典，花红鼓乐之类，决非孀妇敢领。”太守越敬他知礼，点一官媪，伴送他到家，另自差人旌表。此时哄动了豫章一郡，小娥父夫之族，还有亲属在家的，多来与小娥相见问讯，说起事由，无不悲叹惊异。里中豪族慕小娥之名，央媒求聘的，殆无虚日。小娥誓心不嫁，道：“我混迹多年，已非得已。若今日嫁人，女贞何在？宁死不可。”争奈来缠的人越多了，小娥不耐烦分诉，心里想道：“昔年妙果寺中，已愿为尼，只因冤仇未报，不敢落发。今吾事已毕，少不得皈依三宝，以了终身，不如趁此落发，绝了众人之愿。”小娥遂将剪子先将髻子剪下，然后用剃刀剃净了，穿了黑衣，做个行脚僧打扮，辞了亲属出家访道，竟自飘然离了本里，里中人越加叹诵不题。

且说元和十三年六月李公佐在家被召，将上长安，道径泗滨，有善义寺尼师大德，戒律精严，多曾会过，信步往谒，大德师接入客座。只见新来受戒的弟子数十人，俱净发鲜披，威仪雍容，列侍师之左右。内中一尼仔细看了李公佐一回，问师道：“此官人岂非是洪州判官李二十三郎？”师点道：“正是，你如何认得？”此尼泣下数行道：“使我得报了冤仇，雪了耻，皆此判官恩德也！”即含泪上前，稽首拜谢。李公佐却不认得，惊起答拜道：“素非相识，有何恩德可谢！”此尼道：“某名小娥，即向年瓦官寺中乞食孀妇也。尊官其时以十二字谜语辨出申兰、申春二贼名姓，尊官岂忘之乎？”李公佐想了一回，方才依稀记起，却记不全。又问起是何十二字？小娥再念了一遍，李公佐豁然省悟道：“一向已不记了，今见说来，始悟前事。后来果访得有此二人否？”小娥因把扮男子，投申兰，擒申春，并余党，数年经营艰苦之事，从前至后，备细告诉了毕。又道：“尊官恩德，无可以报，从今惟有朝夕诵经，保佑而已。”李公佐问道：“今如何恰得在此处相会？”小娥道：“复仇已毕，其时即剪发披褐，访道于牛头山，师事大士庵尼将律师苦行一年，今年四月始受其戒于泗州开元寺，所以到此。岂知得遇恩人？莫非天也！”李公佐道：“即已受戒，是何法号？”小娥道：“不敢忘本，只仍旧名。”李公佐叹息道：“天下有如此至心女子，我偶然辨出二盗姓名，岂知誓志不舍？毕竟访出其人，复了冤仇。又且佣工杂处，无人识得是个女人，岂非天下难事！我当作传，以旌其美。”小娥感泣。别了李公佐仍归牛头山，扁舟泛淮，云游南国，不知所终。李公佐为撰谢小娥传，流传后世，载入太平广记。

诗云：

匕首如霜铁作心，精灵万载不消沉。
西山木石填东海，女子衔仇分外深。

诗云：

梦寐能通造化机，天教达识剖玄微。
姓名一解终能报，方信双魂不浪归。

（《初刻拍案惊奇》）

硬勘案大儒争闲气
甘受刑侠女著芳名

诗云：

世事莫有成心，成心专会认错，
任是大圣大贤，也要当着不着。

看官听说，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，述些异闻，图个好听。最有益的，论些世情，说些因果，等听了的触着心里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，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，却从不曾讲着道学。而今为甚么说个不可有成心？只为人心最灵，专是那空虚的才有公道。一点成心入在肚里，把好歹多错认了，就是圣贤也要偏执起来，自以为是，却不知事体竟不是这样的了。道学的正派，莫如朱文公晦翁。读书的人那一个不尊奉他，岂不是个大贤，只为成心上边，也曾错断了事。

当日在福建崇安县知县事，有一小民告一状道：“有祖先坟茔，县中大姓夺占做了自己的坟墓，公然安葬了。”晦翁精于风水。况且福建又极重此事，豪门富户见有好风水吉地，专要占夺了小民的，以致兴讼。这样事日日有的。晦翁准了他状，提那大姓到官。大姓说：“是自家做的坟墓，与别人毫不相干的，怎么说起占夺来？”小民道：“原是我家祖上的墓，是他富豪倚势占了。”两家争个不歇。叫中证问时，各人为着一边，也没个据。晦翁道：“此皆口说无凭，待我亲去踏看明白。”当下带了一千人犯及随从人等，亲到坟头。看见山明水秀，凤舞龙飞，果然是一个好去处。晦翁心里道：“如此吉地，怪道有人争夺。”心里先有些疑心必是小民先世葬着，大姓看得好，起心要他的了。大姓先禀道：“这是小人家里新造的坟，泥土工程，一应皆是新的，如何说是他家旧坟？相公龙目一看，便了然明白。”小民道：“上面新工程是他家的；底下须有老土。这原是家里的，他夺了才装新起来。”晦翁叫取锄头铁锹，在坟前挖开来看。挖到松泥将尽之处，当的一块响，把个挖泥的人振得手疼。拨开浮泥看去，乃是一块青石头，上面依稀有些字。晦翁叫取起来看。从人拂去泥沙，将水洗净，字文见将出来，却是“某氏之墓”四个大字；傍边刻着细行，多是小民家里祖先名字。大姓吃惊道：“这东西那里来的！”晦翁喝道：“分明是他家旧坟，你倚强夺了他的。石刻见在，有何可说？”小民只是扣头道：“青天在上，小人再不必多口了。”晦翁道是见得已真，起身竟回县中，把坟新归小民，把大姓问了个强占田土之罪。小民口口青天，拜谢而去。

晦翁断了此事，自家道：“此等锄强扶弱的事，不是我，谁人肯做？”深为得意，岂知反落了奸民之计？元来小民诡诈，晓得晦翁有此执性，专怪富豪大户欺侮百姓。此本是一片好心，却被他们看破的拿定了。因贪大姓所做坟地风水好，造下一计，把青石刻成字，偷埋在他墓前了多时，忽然告此一状。大姓睡梦之中，说是自家新做的坟，一看就明白的。谁知他地下先做成此等圈套，当官发将出来。晦翁见此明验，岂得不信？况且从来只有大家占小人的，那曾见有小人谋大家的？所以执法而断。那大姓委实受冤，心里不伏，到上边监司处再告将下来，仍发崇安县问理。晦翁越加嗔恼，道是大姓刁悍抗拒。一发狠，着地方勒令大姓迁出棺柩把地给与小民安厝祖先，了完事件。争奈外边多晓得是小民欺诈，晦翁错问了事，公议不平，沸腾喧嚷，也有风闻到晦翁耳朵内。晦翁认是大姓力量大，致得人言如此；慨然叹息道：

“看此世界，直道终不可行！”遂弃官不做，隐居本处武夷山中。

后来有事经过其地，见林木蓊然，记得是前日踏勘断还小民之地。再行闲步一看，看得风水真好，葬下该大发人家。因寻其旁居民问道：“此是何等人家？有福分葬此吉地？”居民道：“若说这家坟墓，多是欺心得来的，难道有好风水报应他不成？”晦翁道：“怎生样欺心？”居民把小民当日埋石在墓内，骗了县官，诈了大姓这块坟地，葬了祖先的话，是长是短，备细说了一遍。晦翁听罢，不觉两颊通红，悔之无及，道：“我前日认是奉公执法，怎知反被奸徒所骗？”一点恨心自丹田里直贯到头顶来。想道：“据着如此风水，该有发迹好处，据着如此用心贪谋来的，又不该有好处到他了。”遂对天祝下四句道：

此地若发，是有地理。

此地不发，是有天理。

祝罢而去。是夜大雨如倾，雷电交作，霹雳一声，屋瓦皆响，次日看那坟墓，已毁成一潭，连尸棺多不见了。可见有了成心，虽是晦庵大贤，不能无误。及后来事体明白，才知悔悟，天就显出报应来，此乃天理不泯之处。人若欺心，就骗过了圣贤，占过了便宜，葬过了风水，天地原不容的。

而今为何把这件说这半日？只为朱晦翁还有一件为着成心上边硬断一事，屈了一个下贱妇人，反致得他名闻天子，四海称扬，得了个好结果。有诗为证：

白面秀才落得争，红颜女子落得苦。

宽仁圣主两分张，反使娼流名万古。

话说天台营中有一上厅行首姓严，名蕊，表字幼芳，乃是个绝色的女子。一应琴、棋、书、画、歌舞、管弦之类，无所不通。善能作诗词，多自家新造句子，词人推服。又博晓古今故事。行事最有义气，待人常是真心。所以人见了，没一个不失魂落魄在他身上。四方闻其大名。有少年子弟慕他的，不远千里，直到台州来求一识面。正是：

十年不识君王面，始信婵娟能误人。

此时台州太守乃是唐与正，字仲友，少年高才，风流文彩。宋时法度，官府有酒，皆召歌妓承应，只站着歌唱送酒，不许私侍寝席；却是与他谗浪狎昵，也算不得许多清处。仲友见严蕊如此十全可喜，尽有眷顾之意；只为官箴拘束，不敢胡为。但是良辰佳节，或宾客席上，必定召他有侑酒。一日，红白桃花盛开，仲友置酒赏玩。严蕊少不得来供应。饮酒中间，仲友晓得他善于词咏，就将红白桃花为题，命赋小词。严蕊应声成一阙。词云：

道是梨花不是，道是杏花不是。白白与红红，别是东风情味。曾记，曾记，人在武陵微醉。

词寄《如梦令》

吟罢，呈上仲友。仲友看毕大喜，赏了他两匹缣帛。

又一日，时逢七夕，府中开宴。仲友有一个朋友谢元卿，极是豪爽之士，是日也在席上。他一向闻得严幼芳之名，今得相见，不胜欣幸。看了他这些行动举止，谈谐歌唱件件动人，道果然名不虚传。大觥连饮，兴趣愈高。对唐太守道：“久闻此子长于词赋，可当面一试否？”仲友道：“既有佳客，宜赋新词。此子颇能，正可请教。”元卿道：“就把七夕为题，以小生之姓为韵，来赋一词。小生当饮满三大瓯。”严蕊领命，即口吟一词道：

碧梧初坠，桂香才吐，池上水花初谢。穿针人在合欢楼，正月露玉

盘高泻。蛛忙鹊懒，耕慵织倦，空做古今佳话。人间刚道隔年期，怕天上方才隔夜。

词寄《鹊桥仙》

词已吟成，元卿三瓯酒刚吃得两瓯。不觉跃然而起道：“词既新奇，调又适景；且才思敏捷，真天上人也！我辈何幸得亲沾芳泽。”亟取大觥相酬道：“也要幼芳分饮此瓯，略见小生钦慕之意。”严蕊接过吃了。太守看见两人光景，便道：“元卿客边，可到严子家中做一程儿伴去。”元卿大笑，作个揖道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但未知幼芳心下如何？”仲友笑道：“严子解人，岂不愿事佳客？况为太守做主人，一发该的了。”严蕊不敢推辞得。酒散，竟同谢元卿一路到家。是夜遂留同枕席之欢。元卿意气豪爽，见此佳丽聪明女子，十分趁怀，只恐不得他欢心。在太守处凡有所得，尽情送与他家。留连半年，方才别去。也用掉若干银两，心里还是歉然的。可见严蕊真能令人消魂也。表过不题。

且说婺州永康县有个有名的秀才，姓陈，名亮字同父。赋性慷慨，任侠使气，一时称为豪杰。凡缙绅士大夫有气节的，无不与之交好。淮帅辛稼轩居铅山时，同父曾去访他。将近居傍，过一小桥，骑的马不肯走。同父将马三跃，马三次退却。同父大怒，拔出所佩之剑，一剑挥去马首，马倒地上。同父面不改容，徐步而去。稼轩适在楼上看见，大以为奇，遂与定交。平日行径如此，所以唐仲友也与他相好。因到台州来看仲友。仲友资给馆谷留住了他。闲暇之时，往来讲论。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，恼的是道学先生。同父意见亦同，常说道：“而今的世界只管讲那道学。说正心诚意的，多是一班害了风痹病，不知痛痒之人。君父大仇全然不理，方且扬眉袖手，高谈性命，不知性命是甚么东西？”所以与仲友说得来。只一件，同父虽怪道学，却与朱晦庵相好。晦庵也曾荐过同父来。同父道：“他是实学有用的，不比世儒迂阔。”惟有唐仲友平日恃才，极轻薄的是朱晦庵，道他“字也不识的”。为此，两个议论有些左处。

同父客邸兴高，思游妓馆。此时严蕊之名布满一郡，人多晓得是太守相公作兴的异样兴头，没有一日闲在家里。同父是个爽利汉子，那里有心情伺候他空闲？闻得有一个赵娟，色艺虽在严蕊之下，却也算得是个上等的，台州数一数二的。同父就在他家游耍。缱绻多时，两情欢爱。同父挥金如土，豪无恹涩。妓家见他如此，百倍趋承。赵娟就有嫁他之意，同父也有心要娶赵娟。两个商量了几番，彼此乐意。只是是个官身，必须落籍方可从良嫁人。同父道：“落籍是府间所主，只须与唐仲友一说，易如反掌。”赵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最好。”陈同父特为此来府里见唐太守，把此意备细说了。唐仲友取笑道：“同父是当今第一流人物，在此不交严蕊而交赵娟，何也？”同父道：“吾辈情之所钟便是最胜，那见还有出其右者？况严蕊乃守公所属意，即使与交，肯便落了籍放他去否？”仲友也笑将起来道：“非是属意；果然严蕊若去，此邦便觉无人，自然使不得！若赵娟要脱籍，无不依命。但不知他相从仁兄之意已决否？”同父道：“察其词意，以出至诚，还要守公赞襄，作个月老。”仲友道：“相从之事，出于本人情愿，非小弟所可赞襄，小弟只管与他脱籍便了。”同父别去，就把这话回覆了赵娟。大家欢喜。

次日，府中有宴，就唤将赵娟来承应。饮酒之间，唐太守问赵娟道：“昨日陈官人替你来说，要脱籍从良，果有此事否？”赵娟叩头道：“贱妾风尘已厌，若得脱离，天地之恩。”太守道：“脱籍不难。脱籍去，就从陈官人

否？”赵娟道：“陈官人名流贵客，只怕他嫌弃微贱，未肯相收。今若果有心于妾，妾焉敢自外，一脱籍就从他去了。”太守心里想道：“这妮子不知高低，轻意应承，岂知同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汉子？况且手段挥霍，家中空虚，怎能了得这妮子终身？”也是一时间为赵娟的好意，冷笑道：“你果要了陈官人到他家去，须是会忍得饥，受得冻，才使得。”赵娟一时变色，想道：“我见他如此撒漫使钱，道他家中必然富饶，故有嫁他之意；若依太守相公的说话，必是个穷汉子，岂能了我终身之事？”好些不快活起来。唐太守一时取笑之言，只道他不以为意。岂知姊妹行中心路最多，一句开心，陡然疑变。唐太守虽然与了他脱籍文书，出去见了陈同父，并不提起嫁他的说话了。连相待之意，比平日也冷淡了许多。

同父心里怪道：“难道娼家薄情得这样渗漉，哄我与他脱了籍，他就不作准了。”再把前言问赵娟。赵娟回道：“太守相公说：‘来到你家，要忍冻饿。’这着甚么来由？”同父闻得此言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小唐这样惫赖！只许你喜欢严蕊罢了，也须有我的说话处。”他是个直性尚气的人，也就不恋了赵家，也不去别唐太守，一径到朱晦庵处来。

此时朱晦庵提举浙东常平仓正在婺州。同父进去，相见已毕。问说是台州来，晦庵道：“小唐在台州如何？”同父道：“他只晓得有个严蕊，有甚别勾当！”晦庵道：“曾道及下官否？”同父道：“小唐说公尚不识字，如何做得监司？”晦庵闻之，默然了半日。盖是晦庵早年登朝，茫茫仕宦之中，著书立言，流布天下，自己还有些不惬意处。见唐仲友少年高才，心里常疑他要来轻薄的。闻得他说己不识字，岂不愧怒！怫然道：“他是我属吏，敢如此无礼！”然背后之言未卜真伪，遂行一张牌下去，说：“台州刑政有枉，重要巡历。”星夜到台州来。

晦庵是有心寻不是的，来得急促。唐仲友出于不意，一时迎接不及，来得迟了些。晦庵信道是“同父之言不差，果然如此轻薄，不把我放在心上！”这点恼怒再消不得了。当日下马，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，交付与郡丞，说：“知府不职，听参。”连严蕊也拿来收了监，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状。晦庵道是“仲友风流，必然有染。况且妇女柔脆，吃不得刑拷，不论有无，自然招承，便好参奏他罪名了。”谁知严蕊苗条般的身躯，却是铁石般的性子。随你朝打暮骂，千箠百拷，只说：“循分供唱，吟诗侑酒是有的，曾无一毫他事。”受尽了苦楚，监禁了月余，到底只是这样话。晦庵也没奈他何。只得糊涂做了不合蛊惑上官，狠毒将他痛杖了一顿，发去绍兴，另加勘问。一面先具本参奏，大略道：

唐某不伏讲学，罔知圣贤道理，却诋臣为不识字。居官不存政体，褻昵娼流。鞠得奸情，再行覆奏，取进止。等因。

唐仲友有个同乡友人王淮，正在中书省当国。也具一私揭，辨晦庵所奏，要他达知圣听，大略道：

朱某不遵法制；一方再按，突然而来。因失迎候，酷逼娼流，妄污职官。公道难泯，力不能使贱妇诬服。尚辱读奏，明见欺妄。等因。

孝宗皇帝看见晦庵所奏，正拿出来与宰相王淮平章。王淮也出仲友私揭与孝宗看。孝宗见了，问道：“二人是非，卿意何如？”王淮奏道：“据臣看着，此乃秀才争闲气耳。一个道：‘讥了他不识字’，一个道：‘不迎候得他’。此是真情。其余言语多是增添的，可有一些的正事么？多不要听他就是。”孝宗道：“卿说得是。却是上下司不和，地方不便，可两下平调了

他每便了。”王淮奏谢道：“陛下圣见极当，臣当分付所部奉行。”

这番京中亏得王丞相帮衬，孝宗有主意，唐仲友官爵安然无事。只可怜这边严蕊吃过了许多苦楚，还不算帐，出本之后，另要绍兴去听问。绍兴太守也是一个讲学的。严蕊解到时，见他模样标致，太守便道：“从来有色者，必然无德。”就用严刑拷他，讨拶来拶指。严蕊十指纤细，掌背嫩白。太守道：“若是亲操井臼的手，决不是这样，所以可恶！”又要将夹棍夹他。当案孔目禀道：“严蕊双足甚小，恐经折挫不起。”太守道：“你道他足小么？此皆人力矫揉，非天性之自然也。”着实被他腾倒了一番，要他招与唐仲友通奸的事。严蕊照前不招。只得且把来监了，以待再问。

严蕊到了监中，狱官着实可怜他，分付狱中牢卒，不许难为。好言问道：“上司加你刑罚，不过要你招认。你何不早招认了？这罪是有分限的。女人家犯淫，极重不过是杖罪。况且已经杖断过了，罪无重料。何苦舍着身子，熬这等苦楚？”严蕊道：“身为贱伎，纵是与太守有奸，料然不到得死罪，招认了，有何大害？但天下事，真则是真，假则是假，岂可自惜微躯，信口妄言，以污士大夫！今日宁可置我死地，要我诬人，断然不成的！”狱官见他词色凛然，十分起敬，尽把其言禀知太守。太守道：“既如此，只依上边原断施行罢。可恶这妮子倔强。虽然上边发落已过，这里原要决断。”又把严蕊带出监来，再加痛杖。这也是奉承晦庵的意思。叠成文书，正要回覆提举司，看他口气，别行定夺，却得晦庵改调消息，方才放了严蕊出监。严蕊恁地悔气，官人每自争闲气，做他不着，两处监里无端的监了两个月，强坐得他一个不应罪名，到受了两番科断；其余逼招拷打，又是分外的受用。正是：

规圆方竹杖，漆却断纹琴，
好物不动念，方成道学心。

严蕊吃了无限的磨折，放得出来，气息奄奄，几番欲死。将息杖疮几时，几时见不得客，却是门前车马，比前更盛。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，四方之人重他义气。那些少年尚气节的朋友一发道是堪比古来义侠之伦。一向认得的要来问他安，不曾认得的要来认他面。所以挨挤不开。一班风月场中人自然与道学不对，但是来看严蕊的没一个不骂朱晦庵两句。

晦庵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，落得动了好些唇舌，外边人言喧沸，严蕊声价腾涌，直传到孝宗耳朵内。孝宗道：“早是前日两平处了。若听了一偏之词，贬谪了唐与正，却不屈了这有义气的女子没申诉处！”

陈同父知道了，也悔道：“我只向晦庵说得他两句说话，不道认真的大弄起来。今唐仲友只疑是我害他，无可辨处。”因致书与晦庵道：

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，唐与正乃见疑相讐，真足当田光之死矣。

然困穷之中，又自惜此泼命。一笑。

看来陈同父只为唐仲友破了他赵娟之事，一时心中气愤，故把仲友平日说话对晦庵讲了出来。原不料晦庵狠毒，就要摆布仲友起来。至于连累严蕊，受此苦拷，皆非同父之意也。这也是晦庵成心不化偏执之过，以后改调去了。

交代的是岳商卿，名霖。到任之时，妓女拜贺。商卿问：“那个是严蕊？”严蕊上前答应。商卿抬眼一看，见他举止异人，在一班妓女之中，却象鸡群内野鹤独立；却是容颜憔悴。商卿晓得前事，他受过折挫，甚觉可怜，因对他道：“闻你长于词翰，你把自家心事，做成一词诉我，我自有主意。”严蕊领命，略不构思，应声口占《卜算子》道：

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。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！

商卿听罢，大加称赏道：“你从良之意决矣。此是好事，我当为你做主。”立刻取伎籍来，与他除了名字，判与从良。严蕊叩头谢了，出得门去。有人得知此说的，千金币聘，争来求讨。严蕊多不从他。

有一宗室近属子弟，丧了正配，悲哀过切，百事俱废。宾客们恐其伤性，拉他到伎馆散心。说着别处多不肯去，直等说到严蕊家里，才肯同来。严蕊见此人满面戚容，问知为着丧偶之故，晓得是个有情之人，关在心里。那宗室也慕严蕊大名。饮酒中间，彼此喜乐，因而留住。倾心来往了多时，毕竟纳了严蕊为妾。严蕊也一意随他，遂成了终身结果。虽然不到得夫人、县君，却是宗室自取严蕊之后，深为得意，竟不续婚。一根一蒂，立了妇名，享用到底。也是严蕊立心正直之报也。后人评论这个严蕊，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。有七言古风一篇，单说他的好处：

天台有女真奇绝，挥毫能赋谢庭雪。
搽粉虞候太守筵，酒酣未必呼烛灭。
忽尔监司飞檄至，桁杨横掠头抢地。
章台不犯士师条，跖石会疏刺史事。
贱质何妨轻一死，岂承浪语污君子？
罪不重科两得笞，狱吏之威止是耳。
君侯能讲毋自欺，乃遣女子诬人为！
虽在縲绁非其罪，尼父之语胡忘之？
君不见贯高当时白赵王，身无完肤犹自强，
今日蛾眉亦能尔，千载同闻侠骨香。
含颦带笑出狴犴，寄声合眼闭眉汉；
山花满头归去来，天潢自有梁鸿案。

（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）

